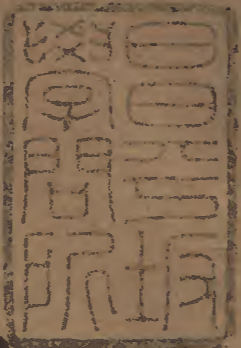


標題武經七書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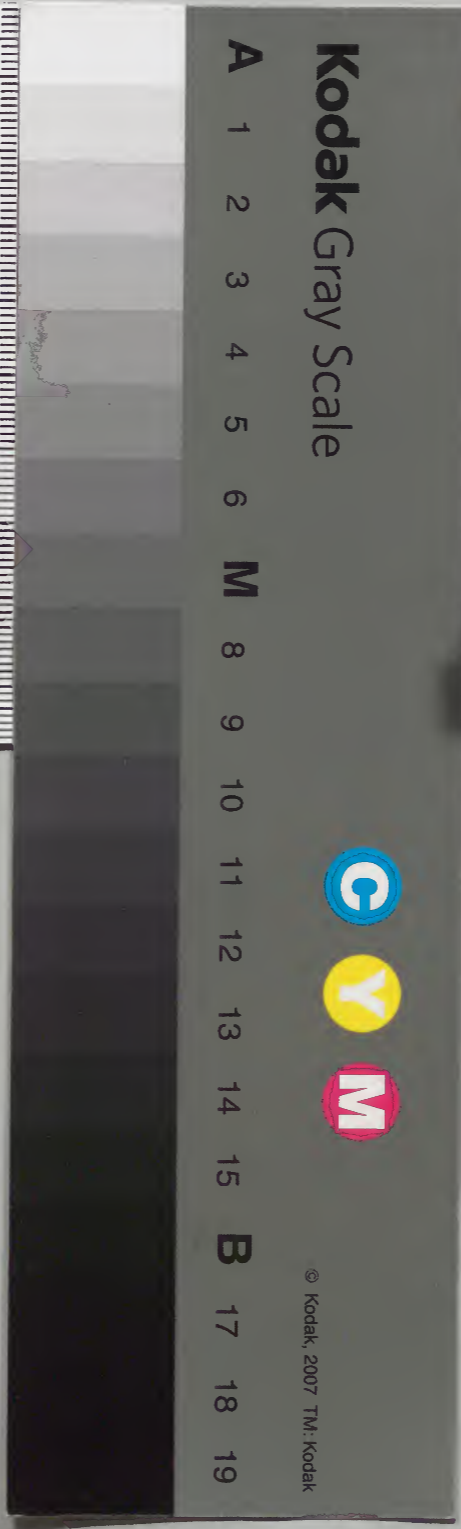
司馬法
李衛公

漢書門			
九	五	三	九
一	七	一	九
冊	架	函	號

亭
三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29
冊數	4 (2)
函號	299 218

世四
兵部二号



武經直解開宗合參

江陵張居正泰嶽父輯著

舜水馬晉允畫初

錢唐汪淇愴漪父纂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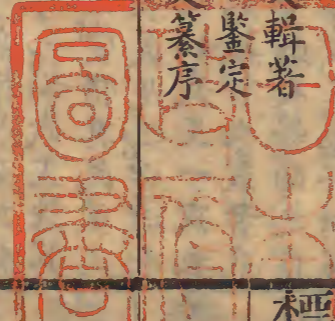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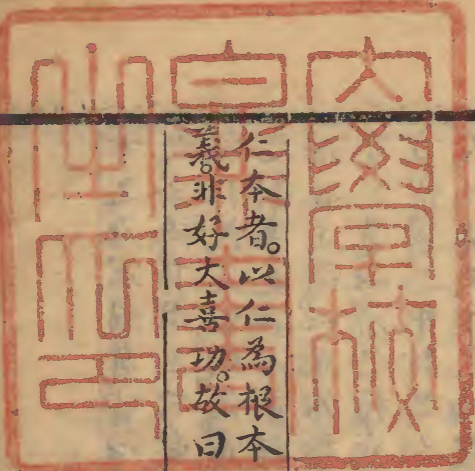
標題武經七書全文卷三

西陵汪桓訂正

司馬法

按司馬法本成周時制齊威王使大夫追述之近說有以定爵等三章指為穰苴兵法○穰苴文能附眾武能威敵晏平仲薦之景公以為將將兵持燕晉之師苴請王之寵臣莊賈為監軍期而後至遂斬之三軍震慄燕趙聞之悉引歸皆反侵地景公以有功使為司馬後因為氏

仁本者以仁為根本也古者興師以討不義非好大喜功故曰仁本



古之治軍國者皆以仁為根本蓋仁乃心之全德其用主於愛莫大於仁民愛物能仁民愛物則治軍國也不難矣義乃心之制事之宜治軍國者又必以義治之謂得其正爾以正治之或不得其意則用權變之道以濟之權變之道出于戰必上聖方能籌之中材之人未可與權也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如武王克商大賚其民是也以戰而止息天下之戰雖戰可也如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是也故仁者見親於人義者見悅於人智則人倚恃之勇則人歸向之信則人信服之國內之民得我恩愛所以能

仁本第一

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

守也。關外之兵畏我威嚴所以能戰也。凡戰之道不違農作之時不經歷疫癘之民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兵於有喪之日不因兵於凶災之際所以愛夫救國之民也。隆冬盛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彼我之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至於亡天下雖安忘戰必至於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而歸。愷軍樂也。春獵曰蒐。搜取物之無孕字者。秋獵曰獮。順秋陰之氣而殺之也。天子于農隙以講武事也。諸侯春月則整旅。秋月則治兵。皆所以不忘戰也。此申言以義治之之意。奔是敗北。古者追人敗北不過百步。縱是御車索縱放其綏。追奔敵兵不過三舍。計九十里。所以明吾禮讓也。不窮究其不能而哀憐被傷及患病之人。所以明吾仁愛也。敵兵已成行列。然後鼓之而進。所以

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

明吾信也。爭義而不爭利，所以明吾義也。人既服降，舍之不殺，所以明吾勇也。知軍事之所以終，知軍事之所以始，所以明吾智也。六德者，禮、仁、信、義、勇、智也。以時會合其衆而教之，以為紀綱庶民之通，自古之軍政也。先王之治，上順天道，下設地宜，民之有德者，官而使之，正公卿大夫士之名，六卿分職，各司其治，立諸侯之國，辨公侯伯子男之職，以爵之尊卑，而重輕其祿，所以諸侯悅懷，海外來服，訟弭滅，甲兵寢息，聖德之治也。此論善治，而其說地、兵、禮、樂、法度之不同，其有違夫上帝命，紊亂典

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為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說懷海外來服

常反背道德不順天時而危殆有功之君焉。指國君言，編告天下諸侯，彰明其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祈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之廟而告之。然後冢宰徵師於諸侯曰：其國不道，當往征之。以其年某月某日，師至於其國，相會于天子，乃正亂國之刑，冢宰與百官布號令于軍中曰：凡入罪人之地，無暴棄合祀之神祇，無行田獵之事，傷農害物，無毀傷其土功，無燔燒其墻屋，無斫伐其林木，掠取民之六畜禾黍及民家所用器物，見其老幼，奉而歸之，勿得傷害。雖遇少壯，若不敢相較，勿與為仇敵。若有傷命，醫藥調治，使歸其國。既誅有罪，天子與諸侯修正所征之國，舉用賢士，更立明君，正復上下之政。此言賢王討不義之事，王霸之所以

獄弭而兵寢聖德之至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與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編告于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

平治諸侯有六事。以土地之多寡示形勢。於天下之諸侯。明約束也。以政事法令。平治天下之諸侯。定其亂也。以禮與信。親附天下之諸侯。洽其心也。以材力之士。說懷天下之諸侯。適其志也。以智謀之人。結繫天下之諸侯。固其變也。以兵革之力。成服天下之諸侯。示其心也。此六者。治諸侯之事也。與之同患。與之同利。以交合天下之諸侯。此是親。其小國。事其大國。以和睦天下之諸侯。二者又行於大事之中也。會合諸侯。以發施禁令。有九事。即大司馬九伐之法也。眼中如向曰。昏。之。削其地。之。四。臨也。以強凌弱。以眾暴寡。則削其地。賊殺賢人。擾害良民。則殺其罪。而討之。暴虐國內。欺陵境外。則會諸侯為壇。以伐之。壇。謂置之空曠之地。出其君。更立賢者也。田。

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于某國。會天子正刑。家宰與百官布令于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

野荒蕪。人民逃散。則削其地。取其爵也。負其險固。不服上命。則潛師入境。而侵之。賊殺同姓之親。則正治其罪。放弑本國之君。則殘滅其國。犯上之令。陵國之政。則杜絕不與之交通。外內淫亂。禽獸同行。則滅其國。毀其宗社。六事。懷于未。發之前。九事。禁於已。發之後。見不得已。而用戰。仁。天下之心也。

古者以仁。古者指三代之聖王言。仁。即下文所云。殺人安人。以戰止戰也。○以義治之。向有違道干紀。而犯義者。殺則與師。仗義以治其罪。這便謂正兵。○正不獲意。句。誅暴殘。以安天下之民。至於我用正。而彼或恃其險阻。不得不用權。變以濟其正之窮。夫。因不獲意。而後用權。則惟權。心。不離乎正矣。○內得愛焉。句。言聖王與仁義。

正復厥職。主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以土地形諸侯。以政令平諸侯。以禮信親諸侯。以材力說諸侯。以謀人維諸侯。以兵革服諸侯。同患同利。以合諸侯。比小事。太以和諸侯。會之以發禁者九。憑弱犯寡。則省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

之師而國內之民素得恩愛而願為之守蓋愛以結其心也所以二字從得字看出來○六德以時言六德本民性中所自有時當教戰則六德俱為之教故曰合教也然不以時雖教無益且以妨民時矣○六德為民紀句蓋德存諸心而道則見于事者如第八溺于所欲不知本性生所固有故當隨處體認而勿失古人教之西以為斯民律身之道而紀綱庶物者也○先王順天向天之道雖有春溫不廢秋肅而先王因之順而行之決不違天以肆志者矣○先王聖德句聖德指順天道設地宜命官分治而言之冠指悅懷來服缺弭兵寢而而言先王開物成務莫麗民生其感化之際至於內順外服如此之盛此非聖德不足以當之

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此言教習士眾之事

純是純一不雜天子之義必純一而取法於天地天地之道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子則仁義禮智以法之天地陽舒而陰慘陰殺而陽生夫子亦修德行政明刑慎罰以法之而又觀于先聖已往之迹而儀刑之此天子之義也士庶之義內必奉教於父母上必取正於君長故雖有明聖之君而士不先教訓不可任用以戰也古聖王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序經制使不相侵陵德義不得相踰材技不得相掩勇力不得相犯方是向三者教民如此故方向同而意氣和也天子穆諸侯皇大夫濟濟士子蹇此國容也不可入於軍武夫前呵壯士後隨旌旗麾幟金鼓銘鈴此軍

天子之義第二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技藝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方向同而意和也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

容也。不可入於國。故有德義者。守貴賤之倫。經而不相踰越也。在上者。貴重不誇伐。功能之士。不誇伐。功能之士。在上者。之器。用也。苟不自伐。則無求於人。無求於人。則與人無所爭。在國中聽斷事。務要得其所宜。故有材技者。不相掩蔽也。聽從命令。為戒之士。授以上賞。干犯命令。為戒士者。治以上戮。故有勇力者。不相干犯也。既致教。其民。歸于一轍。然後謹慎選擇。而任使之。教誡之事。既極修整。則百官之才。足供任用矣。教又極省察。則民興良善矣。習貫既成。則民體驗力行之自然成俗矣。皆人君教化之至極也。古之戰者。逐人奔敗。不欲甚遠。追人退還。不必及之。不遠。則不為彼誘。不及。則不為彼陷。以禮讓為固守。以仁愛為制勝。既勝之後。其教化可得而復用。

國故德義不相踰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從命為士上賞犯命為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極脩則百官給矣教極省則民興良矣習貫成則民

君子所以貴之也。有虞氏凡有戎事。必告戒于國中。欲民休上命也。夏后氏凡出師。征誅。誓告於軍中。欲民先事成謀也。殷人凡出師。征誅。誓告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治勇銳之意。以待戰陣也。周人凡出師。征誅。必待將與敵交。乃而誓告之。欲致民必死之志也。夏以揖讓。有天下。是以正其德也。未嘗用兵之。必故兵器不雜。殷以義取天下。初用兵之。又矣。周以力取天下。盡用兵之。必矣。夏賞有功於朝。貴人之善也。殷戮有罪於市。威人之不善也。周賞有功於朝。戮有罪於市。勸為善。懼為惡也。夏商周三王。所以彰明有德。則一也。兵器不雜。而用之。則不鋒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長兵戈。戰之類。是短兵。刀劍之類。是兵器太長。則難以犯。人心太短。則不足以擊。太輕。則銳。

體俗矣教化之至也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為固以仁為勝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

則易至於能太重則鈍不能濟事戎車是兵車夏曰鈞車先導之以正也殷曰寅車先導之以疾也周曰元戎先導之以良也旂是交龍為旂夏旂玄首象人之執以人首黑也殷旂色白象天之義以天體榮潔也周旂色黃象地之道以地體黃也章士卒所戴色號之章夏章畫日月尚其明也殷章畫虎尚其威也周章畫龍尚其文也師旅之中多務威則民心誦抑而不伸少務威則民心驕橫不能制勝在上者使民不得合其宜則百姓不得其倫疑技用不得其利牛馬不得其任使為有司者又凌辱之所謂多務威也多務威則民心誦而不伸矣在上者不尊有德之人而任用奸邪不尊有道之人而任用勇力不貴用命之人而貴犯命不貴善行之人而

夏后氏正其德也夫用兵之办故其兵不雜殷義也始用兵之办矣周方也盡用兵之办矣夏賞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

貴暴行在下之人必陵侮其有司所謂少務威也少務威則民力驕不能制勝矣軍旅以舒徐為主舒徐則民力足用雖與敵交兵致必徒步者不趨走御車者不馳驅追逐奔走不踰行列是以其軍不亂軍旅之所以堅固不失其行列之政也不絕其人馬之力也或遲或速不違將之誡命古者國容不入於軍容不入於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是武勝於文也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是文勝於武也故在國言談文飾而辭語温和在朝廷恭敬而遜順修治自己以待夫人君不忍不敢擅至不問不敢妄言難進而易退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也此國容也在軍高抗獨立在行伍馳逐而果敢介冑在身不拜全祀在兵車不用款式為儀城上不趨走恐譴人也危事不啟

則鈍鈍則不濟戎車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師多務威則民誦少威則民不勝上使民不得其義百姓不得其敘技用不得

蓋惑感衆也。此言軍容也。故在國尚禮在軍尚法。禮與法表裏各有其用也。在國尚文在軍尚武。文與武左右各有所先也。古之賢王明民之德而無所隱。盡民之善而無所蔽。故德皆可舉無廢德也。民皆可用無簡民也。賞無所生不賞而民皆善。罰無所試不罰而民皆不為惡。有虞民不賞不罰而民皆可用。至德之所致也。夏后氏賞人之善而不用罰。教之至也。殷人罰人之惡而不用賞。威之至也。周人兼用賞罰。民德之將衰也。賞不過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待其遷移行列。欲民速覩為不善之害也。凡有大捷不用勸賞。上下皆不誇伐其善。上誠不伐善。則不至於驕矣。下誠不伐善。必無彼我之分矣。上下皆不伐善。若此相讓之至也。凡有大敗不用誅責。

其利牛馬不得其任。有司陵之。此謂多威多威則民詘。上不尊德而任詐。慝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貴用命而貴犯命。不貴善行而貴暴行。陵之有司。此謂少威少威則民不勝。軍旅以舒為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軍旅之固。不失行列。

上下皆以不善咎已。上誠以不善咎已。必能悔改其過。下誠以不善咎已。必能遠離其罪。上下分任其惡。若此相讓之至也。典是籍古者戍邊之兵。三年遣歸。役不再籍。親民之勞苦也。下供上從。上親下勞。上下相報如此。和之至也。滕而得意。還奏愷歌。示喜也。伯霸同。偃息伯者。用武之事。相與同樂於靈臺之上。以報民勞。示休息也。天子純法。向法者。則效之意。純法者。無一心無一事。不與天地同也。古之教民。向此言教立而後其民可用。所以古之教民。向者。必立貴賤之倫。序而經制之。使其不相侵凌。而古教所以為至也。方同而意。向言德義材技勇力。各不相凌。越惟教之能。使方向同而意氣和也。則教豈淺鮮哉。明君教化。向言明君教民。德義不相踰。材

之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不過誠命。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脩已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在行逐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故禮與法表裏也。

武經直解
枝不相掩。勇力不相犯。則貴賤之經。明而教化之行。遠而以為至也。禮固仁勝。句禮則知為下之分。當為效死。所以能固仁則士皆感上之恩。樂於用戰。所以能勝。禮以辨等威。言仁以接醜。扶綱言。古者以仁向。聖王用兵。不忍殘民。是以兵之所加。無不壺漿迎而倒戈。降則是不勝。以兵而勝。必仁也。王者彰其句言三王之用。雖不同。而懲惡勸善。總是彰明有德。其心法則一也。至德至聖。句德謂不賞不罰。教謂賞而不罰。威謂罰而不賞也。言人君不患天下無向化之民。而患吾德教號令之未至。如三聖所行不同。而要皆致其民於至善之域。非其極。至誠能感化若此者乎。

文與武左右也。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為不善之害也。大捷不賞。上下皆不

伐善上荷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荷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已。上荷以不善在已必悔其過。下荷以不善在已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古者戎兵三年不興。覩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則愷歌示喜。

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



統論軍旅之事，此後皆司馬自為設施也。戰事故舉，雖瑣屑而有原委。

凡戰先要定爵位，則上下大小有分而不亂。詭著明功罪，則賞罰無僭濫之失，而人知勸懲。收用游說之士，則能盡人之謀。申明教誡，昭告之法，則民知遵守而不犯。訊厥眾以博其識，求厥技以廣其能，多方比合其慮，以求計之深，推極其物，以盡下之情。變當作辦，上白人之所嫌，恕其誤也。推明己之所疑，恕其非也。養兵之力，以制其勝。索人之巧，以盡其才。與民同志，因人心所願動而動之。凡戰務堅固，眾心相度，地利治，其兵不使之詭，知進止之節，服後正，虛人能自取，不善當成就之約，法而不煩，省罰而不濫。犯小罪者殺，則有小罪者懼，而

定爵第三

凡戰定爵位，著功罪，收遊士，申教詔，訊厥眾，求厥技，方慮極物，變嫌推疑，養力索巧，因心之動。凡戰固眾，相利治亂，進止服正，成耻約法，省罰小罪，乃殺小罪勝。大罪因順天，阜財懾眾，利地右兵，是謂五慮。順天奉時，阜財因敵，懾眾勉若。

自奮足以制勝有大罪者亦因而自奮也
順天之時阜民之財悅衆之心利地之險
右兵之器謂之五慮右先也順天者奉天
之時阜財者因糧於敵憚是悅若順天
衆者勉而順衆心利地者守吾之狹隘除
阻之地右兵者長短相助為用如弓矢用
以禦敵安矛用以守戈戟用以取五兵
夫戈矛戟戟也五兵各有其當長以衛短
短以救長即右兵之義更迭而戰則力可
必并力出戰則力強見敵物即效而用之
與之相係是謂兩利不使之獨有也此五
當也主將固守其壘然後勉士心視敵
虛實而舉動將帥之心固是心衆人之心
亦是心上下要同一心馬用以乘牛車用
以載兵用以開僕以待統飽以待欲皆力
所從心也教當豫不教而戰是謂棄民戰

利地守隘險阻右兵弓矢禦安矛守戈
戟助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
迭戰則久皆戰則強見物與倖是謂兩
之主固勉若視敵而舉將心心也衆心
心也馬牛車兵佚飽力也教惟豫戰惟
節將軍身也卒支也伍指拊也凡戰權
也鬪勇也陳巧也用其所欲行其所能

當謹修其節制所謂其節短也將軍辭如
人之身卒辭如人之四肢伍辭如人之指
拊所謂如身之使臂之使指也凡戰權
變之道也鬪勇而赴敵也陳巧而取勝也
用士卒之所樂用行士卒之所能行廢其
不欲用不能行若于敵國則反此道凡戰
有天有財有善當戰之時不可遷移占而
得勝微妙於行事以謂有天衆人有方可
謂有因之而生美事此謂有財人習戰陳
之利盡物力以預備之此謂有善軍人勤
勉而及於任使是樂於戰陳之人大軍固
其陣多力煩其陣目前有物必不錯過倉
卒有變不為無應所謂行軍預備之道馳
車輕便步兵輕捷弓矢又足以禦守所謂
大軍密靜不洩形靜無譁兵內力既多士氣
有餘所謂固陣因陣之固相時進退兵力

廢其不欲不能於敵反是凡戰有天有
財有善時日不遷龜勝微行是謂有天
衆有有因生美是謂有財人習陳利極
物以豫是謂有善人勉及任是謂樂人
大軍以固多力以煩堪物簡治見物應
卒是謂行豫輕車輕徒弓矢固禦是謂
大軍密靜多內力是謂固陣因是進退

不疲所謂多力上閑暇而人教習所謂煩
陣煩頻也教而又教使之疑也事物之未
各有暇玉所謂堪物言堪為簡治其物也
因是堪物之人以辨別眾物所謂簡治言
簡用人才而致治也稱量兵眾因其地之
廣狹而用之因敵之虛實強弱令陳師以
待之可攻則攻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可進
則進可退則退可止則止前後有序而不
馳車徒相聯而不絕所謂戰參言臨戰參
詳而不忽也在下不服又不聽信又不
和協又不致謹有所惑棄絕其主畏懼其
敵枝離膠柱鼓瑟不伸擾亂放肆崩墜縱
弛是謂為戰之患驕而又驕畏而又畏呻
吟之聲憂懼之色事後輒悔是謂敗傷之
政能大能小有劉有柔或參而三或伍而
五用眾用寡必執兩端而酌之是謂戰關

是謂多力上暇人教是謂煩陳然有以
職是謂堪物因是辨物是謂簡治稱眾
因地因敵令陳攻戰守進退止前後序
車徒因是謂戰參不服不信不和怠疑
厭懾枝柱詘煩肆崩緩是謂戰患驕驕
懾懾吟嘯虞懼事悔是謂毀折大小堅
柔參伍眾寡凡兩是謂戰權凡戰間遠

權變之道也戰遠者用間近者用節因天
之時因敵之財信賞必罰禁祥去疑振作
兵士之氣當喻以義作事貴乘其時使人
當行以惠見相敵以靜待之見敵則暇
以待之見有危難無忘其眾居國中當惠
以信在軍中當廣以武廣謂能容人武謂
威敵亦上以兵亦相接也當果以敏居國
要和在軍要法亦上要察居國要見和好
在軍要見方向又上要見信寬凡陳行列
惟疏以便擊也戰關惟密則力齊兵器惟
雜則長短齊用人教以敦厚靜專而不囂
乃底於治威令則利在章顯上下相守以
義則人奮勵謀慮多所成則人信服
其時人皆中心悅服軍事次第治物色
既章衆目乃明物色謂旗幟幡麾之類謀
慮既定衆心乃強或進或退無所疑惑若

觀邇因時因財貴信惡疑作兵義作事
時使人惠見敵靜見亂暇見危難無忘
其眾居國惠以信在軍廣以武亦上果
以敏居國和在軍法亦上察居國見好
在軍見方亦上見信凡陳行惟疏戰惟
密兵惟雜人教厚靜乃治威利章相守
義則人勉慮多成則人服時中服厥次

見敵而無謀慮則審聽其事而誅責之無
詐詐其名無變易其旗號凡事從於善則
長父因依古道則可行誓告衆士振作人
心章顯明白則人奮發而力強。所屬滅息
反得其祥滅厲之道。一曰制之以義使各
得其宜彼格以信使皆知所守臨之以強
使敵莫能禦成就王者之基業統一天下
之形勢使英雄悅歸於我則我可得而兼
用之矣。一曰權。一謀有三。敵人溢滿我將
順之。敵人所好我挫奪之。兵自外攻。關自
內應。一曰任用賢人。二曰正率。解下。三曰
修謹。辨命。四曰盡其技巧。五曰慎火攻之
法。六曰修水道之利。七曰治兵器。有法是
謂七政。寵榮貨利二者人之所欲。蓋取死
戮二者人之所惡。皆以勸戒將士使之謹
守也。容人之色。所以勸善積我之威。所以

治物既章。目乃明慮既定。心乃強。進退
無疑。見敵無謀。聽誅無誑。其名無變。其
旗凡事善則長。因古則行。誓則章。人乃
強。滅厲祥滅厲之道。一曰義。被之以信
臨之以強。成基一天下之形。人莫不說。
是謂兼用其人。一曰權。成其溢奪其好。
我自其外。使自其內。一曰人。二曰正。三

懲惡使人更改志意皆滅厲之道也。惟仁
者有所親。若仁而不運之以信。反敗其身。
人。一曰任。當任之人也。正。一曰正。其所當正也。
辭。一曰言。其所當言也。火。一曰火。其所當火也。
輕。焚滅以傷人物也。凡戰之道。既振作士
氣之氣。因開發其刑賞之政。假之以顏色。
尊之以言辭。因其懼而戒。飭之因其欲而
任。使之蹈敵之境。制敵之地。各以取事命
之。是謂戰法也。凡人行法求之衆人。能行
者行之。而又試之以名。行若名與行相稱。
又必擇其善而行之。若行之而不能行。必
以身率之。若行之而能行。則行之。勿怠。再
三令之。必成章而後已。人生所共之宜。謂
之法。法者非強人之事也。有不行。我凡治
軍國之亂道。一曰仁而不虐。二曰信而不
欺。三曰直而無曲。四曰誠一而無妄。五曰

曰辭。四曰巧。五曰火。六曰水。七曰兵。是
謂七政。榮利恥死。是謂四守。容色積威。
不過改意。凡此道也。惟仁有親。有仁無
信。反敗厥身。人人正正。辭辭。火火。凡戰
之道。既作其氣。因發其政。假之以色。道
之以辭。因懼而戒。因欲而事。蹈敵制地。
以職命之。是謂戰法。凡人之形。因衆之

嚴位者。嚴整其步伍之法也。

凡戰之道。卒伍之位。欲嚴整。則不至于亂。軍旅之政。欲嚴栗。則下不敢犯。衆人之力。欲輕窕。則力銳。士卒之氣。欲閑習。則靜治。上下之心。欲專一。則堅固。凡戰之道。差等道義之人。而任用之。立卒伍之長。定行列之位。正陣法之縱橫。察名實之相稱。立而進者。則當俯其身。坐而進者。則當聽其足。下致上之禮也。畏敵。則密其陣。以待之。見危。則蹲坐以候之。敵遠者。能視察其情形。可以不畏。敵在通。勿令現視。專意進戰。可以不散。兵事尚右。左位為下。右位為尊。故帶甲者居右。右之下。坐而誓。誠行必徐。緩位法。下逮徒卒甲士。皆籌度以定重輕。使乘馬振譟。而徒甲有畏。則密陣而待其定軍。

嚴位第四

○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栗。力欲窕。氣欲閑。心欲一。○凡戰之道。等道義。立卒伍。定行列。正縱橫。察名實。立進俯。坐進跪。畏則密。危則坐。遠者視之。則不畏。適者勿視。則不散。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位逮徒甲等。以輕重。振馬譟。徒甲畏亦。

中跪而坐。而伏皆用膝行。若披甲戴胄之時。必寬舒而告戒之。兵將四起。則譟呼鳴鼓而進。鼓止。則鳴鐸以止之。枚如箸。銜枚以止語也。夜欲嚴敵。則銜枚而誓。若食糗糧。則令小坐。欲稟事。必膝行而推移之。執戮敵人。禁勿迴顧。必譟呼以先之。若畏懼太甚。則勿純用戮殺。示以寬假之顏色。告以生之道。循省所守之戒。任之也。凡行三軍。衆人警戒。不過一日之分。即半日也。一人之禁。不過一息。恐漏洩違玩也。若禁猶未息。不可分食。恐滋亂也。敵方疑惑。則陳師以暇取之。凡戰以力持。必以氣制。勝陣勢堅固。則能持。必置之危地。則能制。勝順人之本心。則固。作兵之新氣。則勝。士以甲冑為固。軍以兵刃制勝。車以密布則固。徒以能坐則固。小坐。則有騰躍之勢。

密之。跪坐。坐伏。則膝行。而寬誓之。起。譟鼓而進。則以鐸止之。啣枚誓。糗坐。膝行而推之。執戮禁顧。譟以先之。若畏太甚。則勿戮殺。示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職。凡三軍。人戒分日。人禁不息。不可以分食。方其疑惑。可師可服。凡戰以力。久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本心固。新氣。

也。甲以厚重為固。兵以輕捷制勝。人欲勝敵。當視敵之虛實。人有畏心。當視其所畏何人。若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既有勝敵之心。又有畏將之心。兩心交定。可取利益。若一途矣。軍中惟兩心為主。又當視主將之權變。何如耳。凡戰。入人之地不深。是為輕地。兵法云。輕地無止。輕兵行輕地。故危入人之地深。是為重地。重兵行重地。則兵多而食不繼。故無功。以輕兵行重地。則致敗。以重兵行輕地。則利速戰。故為戰之道。要使兵之輕重。與地之輕重相參。為用也。舍止要謹。兵甲防敵掩蔽也。軍行要慎。行到防卒遇敵也。臨戰謹進止。防敵乘也。凡戰能敬其事。則心快足。正身率下。則衆服。上煩擾。則兵勢輕弱。上閒暇。則兵勢堅重。奏奔奏疾速也。鼓散輕。則趨戰疾舒。緩攻。

勝以甲固。以兵勝。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輕勝。人有勝心。惟敵之視。人有畏心。惟畏之視。兩心交定。兩利若一。兩為之職。惟權視之。凡戰以輕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則戰。故戰相為輕重。舍謹兵甲。行慎行列。戰謹進止。凡戰敬則。

遲重如鼓散重則進止齊服色淺薄則軍容輕服色鮮美則軍容重凡馬與車堅壯甲與兵犀利雅輕兵亦可以行重地也上指主將同是阿比將阿比不公則不得衆將專擅不受諫則下多得罪而死將期必生則不能力戰故多疑將期必死則勇而無謀故不能勝凡下人感愛惠深則致死激而怒之則致死畏之以威則致死勸之以義則致死誘之以利則致死凡戰以教令約束則人輕死以道義約束則人死於正若是順凡戰士卒有制勝之氣則順之使闔未有制勝之氣則順之使守順天時順人事則戰無不勝矣凡戰警戒三軍無過三日警戒一卒無過半日禁止一人無過瞬息本執畧守微也凡大善者用本以制勝末執將塞旗也其次用末以制勝持

○慊率則服上煩輕上暇重奏鼓輕舒鼓重服膚輕服美重凡馬車堅甲兵利輕乃重上同無獲上專多死上生多疑上死不勝凡人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凡戰之道教約人輕死道約人死正凡戰若勝若否若天若人凡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一卒之警無過分日一人之

以深謀守以微妙所謂本也用本用末隨乎權變以戰道也凡勝三軍在一人之能制勝凡鼓所以進其中各有所主有鼓之開合旌旗者有鼓之使車前驅者有鼓之使騎前衝者有鼓之使步卒前行者有鼓之使整兵器者有鼓之使首左顧右顧右者有鼓之使足坐作進退者七鼓兼齊則大小畢戰三軍皆進矣凡戰我軍既固即當速進勿用持重若重兵進戰勿得盡進凡重兵盡進則危凡戰列陣非難使各能布陣為難可陣非難使人能用我陣為難非知陣之為難能行陣之為難也四方之人各有稟性以氣質論性則九州各有不同若教以變化之則成美俗風俗九州各異以道變化之可使之同也凡兵用衆用寡或勝或不勝倘兵欲利而不可言利

○禁無過瞬息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執畧守微本末唯權戰也凡勝三軍一人勝凡鼓鼓旌旗鼓車鼓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齊凡戰旣固勿重重進勿盡凡盡危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非使可陳難使人可用難非知之難行之難人方有性性州異教成俗俗州

甲欲堅而不可言堅。車欲固而不可言固。馬欲良而不可言良。士眾欲多而不可言多。皆未得戰勝之道也。凡戰勝雖由已則與衆人分善。若將復戰則重立賞罰。倘其不勝歸過於已。復戰則誓戒之。已居前則無復如先任智術。令彼居前也。或勝或不勿反此道。此謂正已正人之法。凡民以仁救其難。以義激其戰。以智決其事。以勇使之闘。以信專其心。以利使之勸。賞錄有功。別萬物。智也。堪任大敵。勇也。堪控持心。信也。承上五者而申言之。謙讓和。則人心自與我洽。不順於理。則引以自歸。爭相賢譽。惟知為人而不為己。則人心悅而樂為用矣。凡戰擊其微弱。避其強盛。擊其遠來而勞倦。避其閑習而輕窳。擊其氣餒。大

異道化俗。凡眾寡若勝若否。兵不告利。甲不告堅。車不告固。馬不告良。眾不自多。未獲道。凡戰勝則與眾分善。若將復戰則重賞罰。若使不勝。取過在已。復戰則誓。已居前。無復先術。勝否勿及。是謂正則。凡民以仁救。以義戰。以智決。以勇闘。以信專。以利勸。以功勝。故心中仁行。

懼大。懼是畏我者。避其誘。戒小。懼小。懼是自謹者。古之軍政也。氣開心一句言。未可輕戰也。必有道焉。氣開則靜。心一則堅。以是而戰。可必其勝矣。○力久氣勝。向戰之所恃。力與氣也。言人力飽佚。乃可持久。士氣振作。乃可制勝。○戰敵則懼。向敵者。自始戰。至既戰。勝。皆執執業。不。敢。忽。憚。者。心中快足。意為將能以教心作主。則必無閒暇可乘。而以全取勝矣。則是功成名立。利主保民。何。心中不快足哉。○大善用本句。執其謀。畧而心不能守其微妙。而人莫測。斯為大善之道也。○軍一人勝。向軍三軍也。一人大將也。三軍之勝。皆大將有以勝之。則此一人可輕視乎哉。○七鼓。葛齊句。七鼓。軍中缺一不可。原非徒然。而無關係者。○與眾分

中義堪物智也。堪太勇也。堪久信也。讓以和人。以洽自予。以不循。爭賢以為人。說其心。效其力。凡戰擊其微。靜避其強。靜擊其倦。勞避其閑。窳擊其大懼。避其小懼。自古之政也。

善句。將兵者。其用戰既勝。即把戰勝之功。分與在下之衆。心斯復用之戰。而人樂為我田也。善即功也。

分別用衆用寡之法度

凡戰之道。用寡宜堅固。用衆宜整治。兵寡利頻。變化出奇。以制勝。兵衆利正。治不亂。而制勝。用衆在進。止整齊。用寡在進。退疾。遠我衆。以合敵。寡則遠圍。而闕其一面。若分兵更迭擊之。是以我之寡待敵之衆也。若我衆有親懼。則用權變。以制勝。敵欲爭利。則釋去旗物而走。若追來迎。而反擊之。敵入若衆。勢不可破。則相視彼衆如何。而受其圍。敵入若寡。若謹畏。則且避之。開之以伺其便。凡戰。宜使風在後。高山在後。右宜山陵。左宜險隘。沛澤傾壞之地。則應而過之。若地形似環龜者。并舍而去之。凡戰。設為形勢。以觀敵動作。視敵虛實。而舉事。

用衆第五

○○○○○

凡戰之道。用寡固。用衆治。寡利。煩衆利。正。用衆進。止。用寡進。退。衆以合。寡則遠。裹而闕之。若分而迭擊。寡以待。衆若衆。疑之。則自用之。擅利。則釋旗。迎而反之。敵若衆。則相衆。而受裹。敵若寡。若畏。則避之。開之。凡戰。背風。背高。右高。左險。歷。

敵若設兵待我則循順其意勿鼓進吾兵待敵動作來攻殺上則就其兵伺之斯以靜制動也凡戰或眾或寡觀敵變動一進一退觀陣固俗危而迫之以觀其靜以待之以觀其急設計撓動之以觀其起用兵潛襲之以觀其治疑則擊之倉卒則兵加之擾之使其困屈蔽之以亂其規正避當作備因以擊其不備阻其圖謀奪其計慮乘其畏懼凡從敵奔敗勿得止息或或止息則慮其有伏逼近敵邑要有前進之路不然則無所往還必預為反還之慮恐絕吾歸也凡戰若先敵動則疲弊為敵所乘後敵動則畏懼為敵所欺息之則息生若不息則力疲休息久反生畏懼之心入敵境雖親近之書亦必禁絕所以絕內顧之慮也簡擇良材以次其兵是謂益吾

沛歷圯兼舍環龜凡戰設而觀其作視敵而舉待則循而勿鼓待眾之作攻則屯而伺之凡戰眾寡以觀其變進退以觀其固危而觀其懼靜而觀其急動而觀其疑襲而觀其治擊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因其不避阻其圖奪其慮乘其憊凡從奔勿息敵人或止於路則

衆之強壯軍殺也任負任之物節食約其軍食也使吾軍棄所負任約其糧食示以必死是謂開敵眾人之意使之奮勇而戰也古之軍政也
寡固眾治言用寡用眾之法兵寡先固陳固敵不得以強乘之也兵眾先嚴治治嚴敵不浮以撓亂之也由是而戰勝道可必矣○眾寡以觀句其字指敵人講言與敵相戰或用眾或用寡以觀敵之變動若何而後與之戰此戰之所以利也

慮之凡近敵都必有進路退必有反慮凡戰先則弊後則憊息則怠不息亦弊息久亦反其憊書親絕是謂絕顧之慮選良次兵是謂益人之彊棄任節食是謂開人之意自古之政也

標題武經七書全文卷三 終

武經直解開宗合參

江陵張居正泰嶽父輯著

禹航嚴 沆顯亭父鑒定

錢塘汪 淇愷漪父纂序

標題武經七書全文卷四

西陵汪 震訂正

李衛公

名靖字藥師姿貌魁奇嘗謂所親曰大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與論兵曰可以語孫吳矣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唐貞觀中出將入相封衛國公

問對上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使諭不奉

高麗新羅皆東夷國名唐太宗曰高麗數次侵擾新羅朕遣使宣諭不肯奉詔我將與兵討之其計如何蓋蘓文高麗逆臣弒其王建武立王弟子臧為王自為莫離支

武經直解

李衛公

卷四

一

其官如中國吏部尚書李靖對曰臣探知蓋蘇文自倚恃能知兵法謂中國地遠不能征討故違抗詔命臣請以三萬衆擒取之太宗曰三萬兵甚少而地數千里之遠以何法臨之李靖對曰臣用正兵臨之太宗曰卿平突厥時用奇兵勝之今征高麗却言用正兵何也突厥本西方小國貞觀三年以李靖為定襄道總管統諸軍討突厥四年春二月破突厥於陰山頡利可汗遁走李靖對曰昔諸葛亮入南中遇孟獲七縱而七擒之無他道也用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晉泰始中馬隆討涼州樹機能等亦做小陣圖作偏箱車若地勢廣平則用鹿角車為營道路窄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以為重也靖又對曰臣討突厥之時西行數千里

詔將討之如何靖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國無能討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地遙以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

若非用正兵安能致遠如此哉偏箱車鹿角車二者兵之大要一則用之而節治人力一則用之而前拒敵人一則用之而約東部伍三者更迭相為使用斯馬隆所得古人之法也治力代力也
正兵古句此題當推開說得廣古言古人用兵重在不在奇然妙指變化則亦無正不奇矣○三者迭句偏箱鹿角亦正兵中一事然治力前拒東步伍三者行師之時必要迭相為用不可偏廢也○正中有奇不泥成法也故曰深得古法極在用正為主
太宗曰朕破宋老生於霍邑初交鋒義師少退朕親用鐵騎自南原馳騁而下橫突其陣老生兵半斫在後因大潰遂擒老生此為正兵乎為奇兵乎李靖對曰陛下

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東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也
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

天縱神武之實非學而能者也。臣按兵法自黃帝始用師旅，以至於今，必先正而後奇。必先以仁義治之，而後用權變。論詐之術，且霍邑與宋老生戰，師以義舉者，得其兵法之正也。建成墜馬，右軍少却者，合乎兵法之奇也。建成神堯高祖太子，後為太宗所殺，太宗曰：彼時右軍少却，幾敗吾之大事。何以謂之奇耶？李靖對曰：凡兵前向者為正，後却者為奇。且右軍初不少却，則老生之兵安能致之而來哉？兵法曰：以利誘之使來，因其亂而取之。宋老生本不

朕親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陛下天縱聖武，非學而能。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且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建成墜馬，右軍少却者，奇也。太宗曰：彼時少却，幾敗大事。曷謂奇耶？靖曰：凡兵

擊之，反為我之所利。與孫吳暗合。卿實知言。太宗曰：凡兵却皆可謂之奇乎？靖對曰：不然。夫兵之却也，旗幟參差而不能齊，鼓音大小而不相應，號令喧囂而不歸一，此乃真敗也。非所謂奇也。若旗幟齊整，鼓聲相應，號令如一，紛紜示之以亂，雖是退走，非真敗也。必有奇伏也。兵法曰：佯北者勿追。又曰：將卒能而佯示之以不能，皆奇之謂也。太宗曰：霍邑之戰，右軍少却，其係之天命乎？老生被擒，其係之人事乎？言右師偶爾少却，而誘老生之來，是天命使之也。太宗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潰而擒，是人力為之也。靖對曰：凡戰若非正兵或變而為奇，兵或變而為正，使敵莫測吾奇正之形，則亦安能致勝哉？故善能用兵者，奇正皆在人謀之臧否，而

以前向為正，後却為奇。且右軍不却，則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進，不意斷後見擒於陛下。此所謂以奇為正也。太宗曰：霍去病暗與孫吳合，誠有是。夫當右軍之却也。高祖失色，及朕奮擊，反為我利。孫吳暗合，卿實知言。太宗曰：凡兵却

已變化而入於神妙不測所以推之于天也太宗已知其義遂首肯太宗問曰奇與正平日素分之歟乃臨時制之歟靖對曰臣按曹公新書有曰已二軍敵一軍則我以一術為正以一術為奇已五軍敵一軍則我以三術為正以二術為奇此但言其大畧耳假如已一而敵二已一而敵五則以何術為正以何術為奇乎曹公但言奇正之大畧非奇正之深妙者也惟孫子有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盡窮或以奇而生正或以正而生奇如循環轉無有端倪誰能盡之斯言乃得奇正之妙耳安有奇正平日素分之理也若士卒未曾開習吾之軍法偏禪未曾慣熟吾之號令則必為之二術教戰之時各認本隊旗鼓更迭為令故曰分合為變此乃教戰之

皆謂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却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令喧囂而不一此真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太宗曰霍邑之戰右軍少却其天平老生被擒其人乎靖曰若非

術耳教閱既成之後眾人皆知吾之軍法然後如牧者之驅群羊或往或來由將所指孰能分其奇正之別哉孫武所謂以虛實奇正之形示人而我實無虛實奇正之形此乃奇正至極之理是以奇正素分者教閱之法也或奇而示之正或正而示之奇臨時相變使敵莫測者奇正不可勝窮之道也太宗曰奇正之法深遠乎哉曹公必能知之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論奇正之法也

正兵變為奇奇兵變為正則安能勝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變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太宗俛首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歟臨時制之歟靖曰按曹公新書曰已二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已五而敵一則三術為正一術為奇此言大畧耳唯孫武曰戰勢不過奇正

文宜開說。未可徒恃天意。必盡人。以合天。順天之心。休天之逆。方為無弊。○新書所以奇正之妙。曹公豈不知之。但新書所云。不過授諸將者。其心正。不欲時人知。奇正之妙耳。最為甚。破。

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耶。若士卒未習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為之二術。教戰時。各認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為變。此教戰之術耳。教閱既成。衆知吾法。然後如驅羣羊。由將所指。孰分奇正之別哉。孫武所謂形人

太宗曰。曹公註孫武以正合以奇勝。下云。正者當敵奇者從旁擊不備也。卿謂其說若何。靖對曰。臣嘗按曹公註孫子有云。先出與人合戰者為正。在後出者為奇。此又與旁擊之說不同。為臣愚謂大衆與敵所合者為正兵。大將所自出者為奇兵。烏有先出為正。後出為奇。與從旁擊不備之拘執哉。太宗曰。吾之正兵。使敵視之。反疑為

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是以素分者。教閱也。臨時制變者。不可勝窮也。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奇正本法。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擊。卿謂若何。靖曰。臣按曹公註孫子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此與旁擊之說異焉。臣愚謂

奇。吾之奇兵。使敵視之。反疑為正。斯孫子所謂形人者歟。吾能以奇變正。以正變奇。奇正。變化不可測度。斯孫子所謂無形者歟。靖再拜對曰。陛下神聖之姿。迥出於古人。非臣所能及也。

太宗曰。分而合。而分。互相更變。奇正之法。安在靖對曰。善用兵者。無不是正。無不是奇。使敵莫可測量。故用正兵亦勝。奇兵

亦勝。吾三軍之士。止知其破軍殺將而取勝。莫知其陰謀秘計。所以制勝之道。非分合變化而能通安能至。於如此之妙哉。分合所出。惟孫武一人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也。太宗曰。吳起之術。如何靖答曰。臣請大畧言之。昔日魏武侯問於起曰。若兩軍相向。我欲知其將之能。當用何術。吳起對曰。使賤而有勇者。前向擊之。初交鋒而此。而勿罰。觀敵將前進而取利。士卒一坐一起。皆有節。見奔北者。不來追。逐則敵將有智謀。若彼悉眾追北。行止縱橫不齊。則知敵將無才能。擊之勿疑也。臣謂吳起之術。大率多類此。非若孫武所謂以正兵合戰之法也。太宗曰。卿舅韓擒虎。嘗言卿可與論孫吳兵法。亦奇正之謂乎。靖答曰。擒武安知奇正之極。致能以奇為奇。以

大衆所合為正。將所自出為奇。烏有先後旁擊之拘哉。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為正。斯所謂形人者歟。以奇為正。以正為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歟。靖再拜曰。陛下神聖迥出古人。非臣所及。

太宗曰。分合為變者。奇正安在。靖曰。善

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之士。止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惟孫武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也。太宗曰。吳術若何。靖曰。臣請畧言之。魏武侯問吳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賤而勇者。前擊鋒始交。而北。北而勿罰。觀敵

正為正。曾不知奇而變為正，而變為奇。奇與正相變通，如環循轉，無窮盡者也。太宗曰：古人臨陣出奇，攻敵人之不意，斯亦奇。正相變之法，予請對曰：前代為將者，與敵戰，固多是以己之小術，勝人之無術，以己之此善，勝人之無善。此等安足以論兵法哉？若東晉時，謝玄之破苻堅於淝水，此是謝玄之善，蓋苻堅之不善也。太宗聞李靖之言，顧左右侍臣，使檢謝玄傳閱之。問李靖曰：苻堅甚處不善？靖對曰：臣觀苻堅載記有云：秦諸軍皆潰散，敗走，唯慕容垂一軍獨全。時垂有軍三萬，不曾失亡。苻堅只有千餘騎，奔赴其營。垂子慕容寶勸垂殺堅，垂曰：彼以赤心投我，若何害之？觀此有以見秦軍之亂，慕容垂獨全者，蓋垂有貳於堅，按兵不動，以幸其敗，故乘機以復

進取一坐一起奔北不追則敵有謀矣。若悉眾追北行止縱橫此敵人不才擊之勿疑臣謂吳術大率多類此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太宗曰：卿舅韓擒虎嘗言卿可與論孫吳亦奇正之謂乎？靖曰：擒虎安知奇正之極，但以奇為奇，以正為正耳。曾未知奇正相變循環無窮者

其國耳，是符堅為垂所陷也。夫自己為人，而陷而欲取勝于敵，不亦難乎？臣故曰：符堅用兵無術焉。太宗曰：孫子書謂多算勝少算，因有以知少算能勝無算也。凡事皆如此耳。吳起而下句，言分合奇正之妙。孫子固能善其用，而吳子以五萬眾破秦五十萬，亦可謂得分合之妙者。故云吳起而下，莫可及焉。慕容垂一句，按垂燕裔，封吳王，破桓溫，還鄴，為太傅，所忌，率子侄奔堅，不親授之，冠軍將軍之任，後燕慕容暉為堅所滅，而堅復與之共圖弱晉，殆堅至淝水陣後一呼，堅兵大敗，垂宜當以身殉之，何垂軍不聞以救，而但見一軍獨全焉？即其獨全之心，觀之是垂未行已，樂堅之敗，既敗則垂必不肯以一軍同敗，可知此雖堅

也。太宗曰：古人臨陣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變之法乎？靖曰：前代戰鬪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以片善而勝，無善斯安足以論兵法也。若謝玄之破苻堅，非謝玄之善也，蓋苻堅之不善也。太宗顧侍臣檢謝玄傳閱之，曰：苻堅甚處是不善？靖曰：臣觀苻堅記載曰：秦諸軍皆潰敗

式至直詳

李衛公

卷四

七

之。不。智。而。寔。天。意。未。欲。六。番。也。

太宗曰黃帝兵法世人相傳為握奇文或又謂握機文此何謂也靖對曰奇音作機字故或者誤傳為機字其義則一耳考其言辭則曰四為正謂天地風雲四陣也四

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
垂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有以見秦軍
之亂慕容垂獨全蓋堅為垂所陷明矣
夫為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臣故
曰無術焉符堅之類是也太宗曰孫子
謂多算勝少算有以知少算勝無算凡
事皆然

為奇謂龍虎鳥蛇四陣也餘奇零之兵大將握之為中軍故為握機謂奇零之奇與機音相似因此音為機字臣愚謂兵無不是機謀機謀安在乎握持而言也當為餘奇之兵為是夫正兵受之於人君謂國家有征伐命將統領而出此受於君者乃正兵也奇兵將之所自出謂選精銳簡武勇今合變通悉聽於將乃奇兵也兵法有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則民服此乃受之於君者即正兵也又曰兵有不預先言之君之命將有所不受者此將之所自出即奇兵也凡為將者但知守正而無奇則守將也但知用奇而無正則闖將也奇正皆得其法國家輔佐之臣也是故握機與握奇本無二法在學者兼通而已奇正皆得句皆得二字宜活看用兵原有

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為握機文何謂也靖曰奇音機故或傳為機其義則一考其詞云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機奇餘零也因此音機臣愚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當為餘奇則是夫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則民服

奇正。安能輔國。惟運奇正。於莫測之中。斯為輔國之將也。○握奇握機。○握字意甚微。須就機之含蓄。運用。處講方與。本字合。法言奇雖四正四奇之。餘要不出乎大將所握。而制勝之要機。亦大將握之名。雖不同。而法則無二。何得因名而歧其法乎。太宗曰。陳數有九。外有四正四奇。中心奇零者。大將總握之。不為以屬偏裨。四面八向。皆取準則焉。大陳之間。又容小陳。大陳之間。又容小隊。平時以南向者為前。以北向者為後。若回軍轉陳。則北向者為前。南向者為後。惟其有分數也。故進無速奔。惟其有節制也。故退無遽走。四正四奇。皆可為首。四正四奇。皆可為尾。敵來觸犯之處。即為首而進之。敵若衝擊其中。則首尾皆救。此常山蛇勢也。夫九陣之數。起于五人。

此受之於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鬪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是故握奇握機。本無二法。在學者兼通而已。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陳間容陳。隊間容

為位。而終於四奇四正。通為八面。此法何謂也。靖對曰。諸葛亮于魚腹平沙之上。用石為縱橫。分布為八行。黃帝九軍方陣之法。即此圖也。蓋諸葛變而為縱橫八行。耳縱橫八行者。四面視之。皆成八行。八行六十四。即所謂云陳間容陳。四頭八尾者也。臣嘗教閱士卒。必先用此陣。世人所傳握機文。蓋得其粗者耳。教起於五句。數謂布陣之數言。設為八陣之制。知起不知終。知終不知起。故不得盡其法。明其制也。抑知黃帝立立井以制兵。而井字之義。則左右中前後分為五區。謂非起于五乎。然後以四正四奇。分為八方。大將從中而制之。謂非終于八乎。夫自五至八。而知陳之義。所由立陣之名。所由起也。

隊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此何謂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為八行。方陣之法。即此圖也。臣嘗教閱。必先此陳。世所傳握機文。蓋得其粗也。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此八陣取何義也。靖對曰。世人傳之者。差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名耳。八陣本一陣也。分為八焉。若陣之名。天地者。本乎旌旗之號。陣之名。風雲者。本乎藩麾之象。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其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分為八陣。考後世誤傳之耳。若云詭設物象。豈止八陣而已乎。太宗曰。陣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詭設物象。乃本河圖洛書卦法。故曰寔古陣法也。卿試為我陳之。靖對曰。臣按軒轅時。始立五井之法。八家為井。十六井為丘。因而倣之。制為兵法。故一井分為四道。八家共處之。其形似一井字。開方則九馬。以前後左右中五處為陳法。以四隅四處為閑地。此所謂陣

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陣本一也。分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旌號。風雲者。本乎藩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太宗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設象實古制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五井之法。

數始起於五也。虛其中軍。大將居之。即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者也。環其四面。諸部連繞。即左右前後及四維。通為八陣。此所謂數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奇正。以制敵。則紛紜。鬪時似亂。而其法不亂。混。形如轉環。而其勢不散。此所謂散而分。分而成。八小陣。復而合之。則為一大陣也。太宗曰。深遠乎哉。黃帝之制兵法也。後世之人。雖有天神畧之妙。莫能出其闔閭之外。降此以往。誰能繼其法者乎。靖熟也。靖對曰。周家初興。則太公寔繕修其法。始於岐都。以建立井畝之制。十五世而文王。以太公望為師。備戎車三百輛。虎賁之士三千人。以立軍之制。庶不愆于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乃止。齊焉。以教戰陳之法。陳師商郊。牧野。太公以百夫制

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馬。五為陳法。四為閑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鬪亂而法不亂。混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一者也。太宗曰。深乎黃

一師而為之長。以成就其用武之功。用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眾。周大司馬之法。本於太公者也。太公既沒之後。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長天下。任用管仲為相。復繕修太公兵法。謂之節制之兵。天下諸侯。因以皆服。太公曰。儒者多言管仲乃霸者之臣而已。殊不知兵法起自井田。本于王者之制也。諸葛亮有王佐之才。在南陽時。自比管仲樂毅。以此知管仲亦王者之佐。但周室衰微。王不能任用。故假齊桓公興師。以匡正天下者也。請再拜曰。陛下神聖知人。如天之明。老臣雖死。無愧古昔賢者。臣請言管仲當時制齊之法。三分齊國之民。以為三軍。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齊大國也。故為三軍。民以五家為一軌。故兵以五人為一伍。十軌為一里。故

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智神畧。莫能出其闕闕。降此孰有繼之者乎。靖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始於岐都。以建井畝。戎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戰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制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眾。周司馬法

兵以五十人為一小戎。四里為一連。故兵以二百人為一卒。十連為一鄉。故兵以二千人為一旅。五鄉為一師。故兵以萬人為一軍。亦由古人司馬法。一師分五旅。一旅分五卒之義。為其寔皆得太公之遺法也。太宗曰。司馬法既云出之自周。世人皆言司馬穰苴所述。是欤否也。請對曰。臣嘗按史記穰苴傳。齊景公時。穰苴為將。善用兵。敗燕晉之師。景公尊為司馬之官。因是稱為司馬穰苴。子孫號司馬氏。至齊威王時。追論古司馬法。方成其書。又述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書。凡數十篇。即今世所傳兵家者流書內。又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皆出司馬法也。古人秘藏。言八陣。雖有八義。而寔只一法。但古人不以告人。故詭設八名。而秘藏

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脩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於王制也。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樂。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時。王不能用。故假齊興師。爾靖再拜曰。陛下神聖

之秘藏者亦不是古人竟秘藏了只是後人
要保深古秘藏之意則古人何未秘藏也
如衛公則千古解人也所以能易八陣而
為六元○皇帝立丘句皇帝畫野分州
遂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
逸使八家為井一分四道而八家處之
之於井而計什州則地著而數詳故丘井
之外無與以即竊于丘井故云制兵也夫
知丘井之意所以立即知兵之制所由始
也○太公實錄句繕字作修字者謂太公
興周其寔不越修皇帝之法取觀其因井
故則皇帝丘井寓兵之法也其立軍制則
皇帝制開方之法其教戰法則皇帝統
混沌不散不亂之法也○管仲復修句太
公本之皇帝原是有節制的管仲能修復
之所以為節制之師修字亦有不泥其述

知人如此老臣雖死無媿昔賢也臣請
言管仲制齊之法三分齊國以為三軍
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十軌為里故五
十人為小戎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
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五鄉一師故
萬人為軍亦由司馬法一師五旅一旅
五卒之義焉其實皆太公之遺法太宗

的意恩○兵法本於句儒者多諱言管仲
謂其假仁假義此特就其功烈論之而未
就其與法觀之也○柳知管子所創之制上
然太公之遺法遠宗皇帝之井田雖伍戎
卒旅之名不同而要之定成周一師五旅
五卒之制焉規模狹小而法制尊王豈深
以其術而少之哉○管仲亦王句言管仲
雖為霸臣而懷王佐之才都將以管仲自
比則管仲亦謂之王佐也未為不可○其
實皆太公之法即丘井法也言仲制
齊法若創於已然其實則由司馬法創制
雖殊而皆因之以立法故曰皆也

曰司馬法人言穰苴所述是歟否也靖
曰按史記穰苴傳齊景公時穰苴善用
兵敗燕晉之師景公尊為司馬之官由
是稱司馬穰苴子孫號司馬氏至齊威
王追論古司馬法又述穰苴所學遂有
司馬穰苴書數十篇今世所傳兵家者
流文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皆出



太宗曰漢張良與韓信序次古兵法凡一百八十二家刪去其偽取其切要可用者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謂也靖對曰張良所學即太公之六韜黃石公之三畧是也韓信所學即司馬穰苴書孫武子是也然大體不出乎三門四種而已太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按太公謀有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語窮其意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法窮其妙太公兵有七十一篇不可以財力窮其術此所謂三門也

得擊領提綱工夫則博而有所歸已

太宗曰何謂四種靖曰漢成帝時任宏所論是也凡兵家者流權謀為一種形勢為一種陰陽技巧為二種此四種也太宗曰司馬法首序春蒐秋狩之法何謂也靖曰順天時以講武託之為神而重其事也周禮書以此最為國家之大政周成王時則有岐陽之蒐周康王時則有鄧宮之朝周穆王時則有塗山之會此天子之事也及周室衰微威令不行而蒐狩之禮亦廢齊桓公霸諸侯有盟於召陵之師晉文公霸

司馬法也

太宗曰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畧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太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按太公謀八十一篇所謂陰

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此三門也

太宗曰何謂四種靖曰漢任宏所論是也凡兵家者流權謀為一種形勢為一種及陰陽技巧為二種此四種也太宗曰司馬法首序蒐狩何也靖曰順其時

諸侯於是有踐土之盟。此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名雖謂之田獵，其實則用大司馬九伐之法，以威諸侯之不恭命者。假之以朝會之名，因之以巡狩之禮，訓之以甲兵之事。言國家無事，兵不可妄舉，必於農隙之時，修為田獵之事，所以不忘武備也。故司馬法首序蒐狩，不其深遠乎哉！

○而○要○之○以○神○重○其○事○也○周○禮○最○為○大○政○
○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
○山○之○會○此○天○子○之○事○也○及○周○衰○齊○桓○有○
○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此○諸○侯○奉○
○行○天○子○之○事○也○其○實○用○九○伐○之○法○以○威○
○不○恪○假○之○以○朝○會○因○之○以○巡○狩○訓○之○以○
○甲○兵○言○無○事○兵○不○妄○舉○必○於○農○隙○不○忘○

太宗曰：春秋時楚子二廣之法，有六百官，皆更其物類而後動。如招大夫以強士，以旂之法，軍政不待戒令而先備。如前茅慮無之類，亦得周家之制度。按靖曰：按左氏傳說，楚子乘廣之法，每廣用車二十乘。廣之一車，有一卒，每一卒用百人，只是舊制十五乘為一偏之法，但偏法一乘用百人，比偏增一兩為承副甲一兩五十七人，廣之一車，比偏之一車，多五十七人耳。凡軍行之制，在軍之右者，挾轅而為戰備，益以車為法。故軍行挾轅而戰，皆周家之制度也。臣謂古者百人為一卒，五十人為一兩，此是楚人乘廣之法。每車一乘，用士一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耳。周家一乘，用步卒

○武○備○也○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云○百○官○象○
○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此○亦○得○周○制○歟○
○靖○曰○按○左○氏○說○楚○子○乘○廣○二○十○乘○廣○有○
○一○卒○卒○偏○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為○法○故○
○挾○轅○而○戰○皆○周○制○也○臣○謂○百○人○為○卒○五○
○十○人○為○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

一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
而人分百五十人為三隊雖人數少異
其與周制分三甲同矣
百官象物句百官軍中之官如偏裨以下
是也事紛絲紛必俟傳令則不勝煩擾二
廣之法象物而動使人易於趨向而惟令
是後馬御政云云也

太宗曰春秋時晉卿荀吳伐狄於大自魏
舒以狄徒衆而我車多所過之地又既故
勸荀吳舍車而行太宗問此法謂之正兵
歟謂之奇兵歟請答曰荀吳只是用車法
耳雖舍車而車法在焉蓋每車一乘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分而為三隊一為
左角一為右角一為前拒共七十五人

人比周制差多耳周一乘步卒七十二
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
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
多分為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太宗曰春秋荀吳伐狄毀車為行亦正
兵歟奇兵歟請曰荀吳用兵法耳雖舍
車而法在其中焉一為左角一為右角

一乘法也十乘萬乘皆如此臣按曹公新
書有云攻戰之車每一乘用甲士三人步
卒七十二人前拒者一隊計二十四人左
右角者一隊計共四十八人守護輜重之
車者用卒一隊內供執炊爨者十人看守
衣裝者五人廐養牛馬者五人樵薪汲水
者五人共該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共用百
人凡與師十萬用兵共二千乘輕重各半
此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西漢曹魏之
間軍之制廢以五車為一隊設僕射之官
一人以統領之十車為一師亦置率長一
人領之凡車一千乘設將吏用一正一副
二人統制之如千乘多至萬乘皆倣此例
臣以今日唐朝制法相參而用之則跳湯
者騎兵也戰鋒隊者步與騎相半駐隊者
兼車乘而出也跳湯戰鋒駐隊皆唐隊法

一為前拒分為三隊此一乘法也十萬
乘皆然臣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
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
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
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與兵十
萬用車千乘輕重二千此大率荀吳之
舊法也又觀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為隊

名也。臣西討突厥時，過越險阻之地，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改易。蓋古法節制之兵，信可重也。
古法節制，節制即車步騎兼用處。車步兼用，即古法也。此言越險征討，苟無節制，必有困絕潰散之禍。所以靖說此制，未嘗敢易，亦見非節制不可也。故云信可重，正是他篇用之意。

阿史那是姓，社爾名也。突厥可汗之子，薛延陀，匈奴別種，鐵勒諸部匈奴遺種也。太宗車駕幸靈州，回召李靖賜之坐，問曰：朕

命江夏王道宗及阿史那社爾等，征討蕃將薛延陀，其鐵勒諸部見討而懼，乞置漢官。願為內屬，朕皆從其請。薛延陀勢孤西走，朕恐為後患，故又遣李勣往討之。今北荒悉平，恐可無患矣。然諸部蕃兵與漢人相雜而處，終非久道，不識今以何術能經久，使得蕃漢兩全安之。回紇其先匈奴也。靖答曰：陛下勅自突厥至回紇部落，設置驛舍六十六處，以通斥堠之心，此已得策矣。然如此，臣以謂漢之戍卒宜自為一法，練習之。蕃之部落宜自為一法，練習之。或教習之法，各異勿使混同。無蕃漢之分，或遺寇暴卒，至則密勅主將臨戰之時，變旗號，易服色，出奇擊之，必可制勝。太宗曰：是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設方畧，以誤之，上術也。蕃兵而得示之以漢，上兵而得示之

僕射一人，十車為師，率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人，多多倣此。臣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太宗幸靈州，回召靖賜坐，曰：朕命道宗及阿史那社爾等討薛延陀，而鐵勒諸部乞置漢官，朕皆從其請。延陀西走，恐為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平，然諸部蕃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之。靖曰：陛下勅自突厥至回紇部落，凡置驛六十六處，以通斥堠，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戍宜自為一法，蕃落

以蓋使彼不知吾番漢之別則莫能測度
或攻守之計矣善能用兵者先為不可測
之形則敵必乖違其所往之初心也太宗
曰卿言正合朕意卿可密切訓教邊將只
以此番漢之兵變號易服便見奇正之法
矣靖再拜曰聖上之慮天縱之也間一可
知其七臣安能盡其說哉

武經百篇

李衛公

宜自為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
寇至則密勅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
擊之太宗曰何謂也靖曰此所謂多方
以誤之之術也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
番彼不知番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
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為不可測則敵乖
其所之也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

邊將只以此番漢便見奇正之法矣靖
再拜曰聖慮天縱聞一知十臣安能極
其說哉

太宗曰諸葛亮嘗言有節制之兵雖無能
之將御之不可必其敗也無節制之兵雖
有能之將御之不可必其勝也朕疑此說
非極致之論靖答曰諸葛武侯有所激言
耳臣按孫子有曰教習之道不明白吏卒
又無常守之職陳設兵象或縱或橫而不
齊整名之曰亂自古亂其軍引人之勝
者不可盡也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之時
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時在任
無恒久之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已軍內自
潰敗非人勝之也是以武侯嘗言兵卒有

武經百篇

武經百篇

卷四

十七

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
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
也朕疑此談非極致之論靖曰武侯有
所激而云爾臣按孫子有曰教習不明

節雖遇庸將領之未至於敗若兵卒內自潰亂雖賢將領之亦危也此說又何疑焉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忽請答曰教練得其道則士衆為我用教練不得其法雖朝督而暮責亦無益於事矣臣所以將區區古制皆纂集以為圖者庶幾教練士卒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卿為我選擇古來陣法盡圖以上庶成有制句言兵不可不教上則有制而兵可用臣所以據古制而纂以圖者皆節制之兵也如徐晃之車騎不動岳飛之軍凍死不折屋餓死不攜掠即有制之謂也

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夫教習不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已自潰敗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得

太宗曰番兵惟用勁馬奔衝敵陣此亦奇兵也漢兵惟以強弩犄角敵此亦正兵也犄謂犄其是角謂置其首靖答曰按孫子有云善能用兵者求之於兵勢之可勝不責於不能之心故能擇人之能者使而任之以勢也夫所謂擇人者各隨番兵漢兵所長而使之戰也番兵氣銳而易惰故長於馬上則利於遠鬪漢兵勁而耐久故

其道則士樂為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於事矣臣所以區區古制皆纂以圖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卿為我擇古陳法悉圖以上

太宗曰番兵惟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惟強弩犄角此正兵歟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

長於弩。上則利於緩戰。此番漢自然之理。而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之所分。臣曾前
述番兵漢兵必變號易服。番而示之漢。而示之番。番乃奇正相生之法度也。馬亦
有正。不可全謂之奇。弩亦有奇。不可全謂
之正。何一定不易之有哉。太宗曰。卿更仔細言其術。靖答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此其
術也。太宗曰。卿所言。朕悟淨之矣。孫子之
書有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又曰。因形以
措勝於衆。上不能知其此之謂乎。靖曰。深
乎。孫子之書。陛下神聖之慮。已能思過其
半矣。

擇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者。各隨番漢
所長而戰也。番長於馬。馬利於速。關漢
長於弩。弩利於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
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番漢必變
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
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太宗曰。卿更細
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

之矣。自然二字。見得不是強他意思。

契丹奚。北狄二國名。松漠饒樂二地名。安
北亦地名。太宗云。近日契丹奚部落皆內
附。置松漠饒樂二都督。使統制於安北。都
護。朕用薛萬徹其職。可。否。如何。靖答曰。薛
萬徹為人。不如阿史那社爾。及執失思力。
契苾何力。此三人皆番臣。能知兵者也。臣

也。太宗曰。朕悟之矣。孫子曰。形兵之極
至於無形。又曰。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
能知其此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陛下
聖慮已思過半矣。
太宗曰。近契丹奚皆內屬。置松漠饒樂
二都督。統於安北。都護。朕用薛萬徹如
何。靖曰。萬徹不如阿史那社爾及執失

嘗與之言松漠饒樂境內山川形勢道路遠通及番人逆順之情遠至於西域部落十數種歷上皆可聽信臣嘗教之以陣法無不點頭服義望陛下任用之勿疑惑也若薛萬徹者有勇而無謀畧難以獨任其人太宗笑曰番人亦皆為卿所役使古人有云以蠻夷而攻蠻夷乃中國之勢也卿得其道矣

思力契苾何力此皆番臣之知兵者也臣嘗與之言松漠饒樂山川道路番情順逆遠至於西域部落十數種歷歷可信臣教之以陣法無不點頭服義望陛下下任之勿疑若萬徹則勇而無謀難以獨任太宗笑曰番人皆為卿役使古人云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也卿得之

矣

正五

正五

吳

問對中

太宗曰朕觀諸家兵書無出孫武子孫武子十三篇又無出虛實二字以此知用兵能識虛實之勢則無往而不勝焉今諸將中但能言備敵之實而擊其虛及其臨敵對陣則少有能識虛實者蓋不能出奇計以致敵之來而反為敵人所致故也卿悉與諸將言其緊要使其知其虛寔如何太宗欲令知彼也靖答曰其要難悉言可先教之以在己奇正互相變易之術然後告之以教人虛寔之形則可以隅反也今之諸將多不知我兵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且安識敵之形虛却是寔却是虛哉衛公欲令知己也太宗曰孫子謂策之而知教人得失之計作之而知教人動靜之理形之

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今諸將中但能言備實擊虛及臨敵則鮮識虛實者蓋不能致人而反為敵所致故也如何卿悉為諸將言其要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變之術然

太宗曰

孫子謂

策之而

知教人

而知彼我死生之地。角之而知彼我有餘不足之處。以此觀之。欲用我之奇。正以察敵之虛。寔能從此求之。則奇與正在我。虛與實。在敵。與靖答曰。奇正所以致敵之虛。寔而令為我役也。若敵寔則我必用正。敵虛則我必用奇。苟為將者。不知用奇正之術。雖知敵人虛寔。亦安能致其來而破之。臣奉詔。肯但教諸將以奇正之術。然後敵之虛寔。自然知焉。不必求之敵也。太宗曰。以奇為正者。敵意吾用奇。吾却以正兵擊之。以正為奇者。敵意吾用正。吾却以奇兵擊之。使敵之勢常虛。我之勢常寔。當以此法授諸將。使之易曉耳。靖答曰。兵書千章萬句。總不出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臣嘗以此法教諸將。用兵識虛句十三篇。無出虛實固矣。然虛

後語之以虛實之形可也。諸將多不知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且安識虛是實。實是虛哉。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此則奇正在我。虛實在敵。歟。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

寔從何處識。蓋有勢為遠勢字。最顯亦最微。要講得徹。方妙。而提閑處。仍在識字。○奇正所以句。玩致敵二字。最活。我以奇以正。敵少不得應答我。其應答處。便曉得他虛寔矣。然我不將奇。正。難道敵便不應答。不知奇。正。我有許多。用他自然有許多。躊躇。不然。直往。直來。敵人。有甚麼空露出來。

必以奇苟將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哉臣奉詔但教諸將以奇正然後虛實自知焉太宗曰以奇為正者敵意其奇則吾正擊之以正為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勢常實當以此法授諸將使易曉耳靖曰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

瑤池安西皆地名太宗曰朕今置瑤池都督以屬安西都護番漢之兵不一性如何處置靖答曰天之生人本無番漢之別以所處之地遠近荒漠五穀罕熟必以射獵為生由以常習戰鬪之事若我以恩信撫恤之衣食周救之則皆為漢人矣陛下置此安西都護則鎮守有人矣請收漢卒移處內地使效耕種減省漢卒之糧餼兵家所謂治力之法也但選擇漢吏有習熟番人之情者散守塞外之堡障以法足擊焉太宗因李靖言兵家治力之法故又問孫子所言治力其說如何靖對曰所言以己之近待敵之遠以己之佚待敵之勞

已臣當以此教諸將

太宗曰朕置瑤池都督以隸安西都護番漢之兵如何處置靖曰天之生人本無番漢之別然地遠荒漠必以射獵而生由此常習戰鬪若我恩信撫之衣食周之則皆漢人矣陛下置此都護臣請收漢戍卒處之內地減省糧饋兵家所

以己之飽待敵之飢此畧言其大槩耳善用兵者推此三義而治力之法又有六焉以我之引誘待彼之來以我之閑靜待彼之躁以我之持重待彼之輕以我之戒嚴待彼之懈以我之整治待彼之亂以我之守固待彼之攻反此以攻人則力有所不及非治力之術身先自戩矣安能誦其兵哉太宗曰今人習讀孫子者但能誦其空文少能推廣寔義今卿推治力之法宜編告諸將推此三義句兵家樞以治力為要而治力之說莫妙於孫子三義學者推而廣之不止於三六者可兼而有之也

謂治力之法也但擇漢吏有熟番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經久或遇有警則漢卒出焉太宗曰孫子所言治力如何靖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畧言其槩耳善用兵者推此三義而有六焉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反是則力有

太宗曰朕之舊將老卒凋零與盡諸軍皆新置不曾經歷戰陣對敵今教以何道為要靖曰臣嘗教士分為三等必先使結伍法伍人為一伍法既成授之軍校此為一等軍校之法以一伍學成因教十伍是名十伍以十伍學成因教百伍是名百伍以此為一等軍校教成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軍校之隊聚而為陣圖使備行列以為一等為大將者審察此三等之教於是乎大閱大閱者總裨將所教之兵而閱之也

弗道非治力之術安能臨兵哉太宗曰今人習孫子者但誦空文鮮克推廣其義治力之法宜徧告諸將

太宗曰舊將老卒凋零殆盡諸軍新置不經陣敵今教以何道為要靖曰臣嘗教士分為三等必先結伍法伍法既成授之軍校此一等也軍校之法以一為

稽考陣圖行伍器仗章號之制度分別孰為之奇孰為之正誓戒眾士行罰懲有罪陛下臨高觀之無施而不可焉太宗聞靖必先結伍之說又曰伍法有數家誰者為要靖對曰臣按春秋左傳云鄭莊公拒王師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承強綖以敗王師古者車十五乘為一偏蓋先車而後伍以伍承車之隙而彌縫其闕漏也又司馬法以五人為一伍尉繚子書有束伍令謂五人為伍共一符收於將吏之所亡伍而得伍當之得伍而不亡有賞亡伍不淨伍身死家殘漢制又有尺籍伍符尺籍者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伍相承也以上符籍皆以竹為之後世符籍皆以紙為之於是失古人之制矣臣酌量其法如以車言自五人而變為二十五人蓋

十以十為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為陣圖此一等也大將察此三等之教於是大閱稽考制度分別奇正誓眾行罰陛下臨高觀之無施不可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孰者為要靖曰臣按春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又司馬法曰五人為伍尉繚子有束伍令

五伍數也。自二十五人而變為七十五人。蓋十五伍數也。此則從古者一車用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車而用騎。則二十五人。可以當八馬。此則司馬法五兵五當之制也。是則諸家兵法。惟結伍法為緊要。小列之。止是五人。大列之。則為二十五人。參列之。則為七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為正。六十人為奇。餘十五人。則每車甲士三人。五車共一十五人。三百六十人。分為奇正。但言其卒。不言其將也。此則百五十人。分為二正。三十人。分為二奇。蓋取左右相等也。穰苴所謂五人為一伍。十五為一隊。至今皆因之。此其要法也。

○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為之。於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為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變為七十人。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車用騎。則一十五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是則諸家兵法。惟伍法為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

軍校以軍校授偏裨。而大將直董其成。取蓋惟能察此。而後為大將軍也。察字重。看○五兵五當句。通章講伍法詳矣。而此言五兵五當者。五與伍義同。蓋伍法中推廣之耳。但彼言車。而此言徒也。考其文。五二十五。是當八騎。集二至三。為七十五人。是當二十四騎。則古者一車合當用七十五人之意也。即晉荀吳一乘法。吳越子左右拒之說。蓋以數演法。不可泥定。五字。謂別有五樣兵。當猶丁也。

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為正。六十人為奇。此則百五十人分為二正。而三十人分為二奇。蓋左右等也。穰苴所謂五人為伍。十伍為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

太宗曰。朕與李世勣論兵法。多同。卿說但世勣不窮究其出處。爾卿所制六花陣法。果出於何術乎。靖對曰。臣之六花陣法。所本于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大列之為九軍。小列之。每一軍又

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多同。卿說但世勣不窮究其出處。爾卿所制六花陣法。果出於何術乎。靖對曰。臣之六花陣法。所本于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大列之為九軍。小列之。每一軍又

分為九軍。九、八十一小陣。八十一小營。自外觀之。只是一陣。而分為八軍。與中軍共為九軍也。四隅四落。相鈎相連。而不斷。一曲一折。皆相對待。而不參差。古八陣之法。制如此。臣為陣圖。寔因亮之法。故外仿八陣之舊。其畫用方。內變六花之體。其環用圓。其形象六出之花。故名六花。俗所號。隋太宗曰。卿謂內環之圓。外畫之方。何謂也。靖答曰。方生於步。圓必方。以範馳驅也。圓生於奇。必圓。以補缺陷也。方所以矩其步。用方以矩齊其步履也。圓所以綴其旋。用圓以連綴其迴旋也。是以步數定於地。體方。故如之行。綴應於天。體圓。故如之步。數之法。定行綴之法。齊則千變萬化。而不至於亂。八陣而為六陣。乃諸葛武侯之舊法焉。太宗曰。外畫之方。以見步

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管包小管。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為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定綴齊。則

之在足。當方正也。內點之圓。以見兵之在手。當圓轉也。步教以足法。兵教以手法。手足便利。則攻擊之法。不思過半乎。兵以兵器言。靖答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即步法也。教士猶布碁於盤。若無所畫之路。碁安用之。為勝負。孫子曰。地生度。生量。生數。生稱。生稱。生稱。兵若以鎰稱。錄敗兵若以銖稱。晉言起于度量。方圓之法也。太宗曰。深乎武子之言。為將者不度量地之遠近。形之廣狹。何以制其勝乎。靖曰。庸將少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欲險。其節欲短。勢如引滿之弩。節如鼓動之柝。駐隊。即前所謂兼車乘者。師隊。即所謂跳盪騎兵戰隊。即所謂步騎相半者。臣修孫武勢險節短之術。凡立隊相去。各用十步。駐去師隊。各用二十步。每隔一隊

變化不亂。八陣為六。武侯之舊法焉。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碁於盤。若無畫路。碁安用之。孫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鎰稱。錄敗兵若以銖

又立一戰隊前進止以五十步為節吹角一戰諸隊皆分散而各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戰則龍其兩執鎗躡跪而坐于是振鼓為節諸兵皆起三呼而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即勢險節短之法也馬軍從陣背而出亦以五十步臨戰時又加節止前用正兵後用奇兵觀敵人動靜如何于是再鼓之則前變正為奇後變奇為正復邀敵人之來我因伺其隙而構其虛此六花陣之法大率皆如此也兵法猶布句謂士之步法猶盤之畫路雖絕不離雖却不散可見教士不可無定步之法也

稱鎰皆起於度量方圓也太宗曰深乎孫子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庸將鮮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曠弩節如發機臣脩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為節角一聲諸隊

太宗曰曹公新書有云作陣對敵必先立表使將吏引兵各就表而布陣一部受敵

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龍鎗跪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以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觀敵何如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構虛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陣對敵必先立

其餘部坐視不進救者皆斬此等何術乎靖對曰曹公之言非也此但教戰時法耳古人善能用兵者但教之以正不教之以奇者臨時用變豈有一定之法哉驅衆如驅群羊與之或進與之或退衆不知其所往也但曹公驕而好勝故有是說當時諸將奉行新書者又莫敢攻其兩短且臨敵而方立表不亦失之晚乎破陣樂名臣窺視陛下所製破陣樂舞前而出四表後而綴八幡舞人之或左或右曲折旋轉疾趨緩步鳴金擊鼓各有節次即八陣圖四頭八尾制度也人間但見樂舞之盛如此豈有知軍容如斯盛焉太宗曰昔漢高帝定天下作大風歌云大風起兮雲飛揚此喻天下之亂也威加海內兮歸故鄉此言以武功定天下也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

表引兵就表而陣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也靖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耳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驅衆若驅羣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莫敢攻其短且臨敵立表無乃晚乎臣竊觀陛下所製破陣樂舞前

思得人以修武備也。有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之意。太宗引之以况。已言兵法可以意授使之神融。而意會不可以言語傳。人朕為破陣樂舞。唯卿已曉其意。于不言之表。後世其知我不苟且而作也。兵法可以句。兵者變事也。法者圓机也。所以只可以意授之。人人亦可以意授之。我兩意相。斯受授神。而法可傳矣。

出四表後綴八幡左右折旋趨步金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陣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但見樂舞之盛豈有知軍容如斯焉太宗曰昔漢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蓋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傳朕為破陣樂舞唯卿已曉其表矣後世其知我不苟作也

太宗曰。按五方各一色。五旗不變。五方之
色。似為正兵。平播麾二物。曲折交衝。似為
奇兵。乎隊數分合。以旗為指。以角為號。隊
合。旗交。吹角開旗。分合皆為變態。其隊數
何法。為得宜。靖對曰。臣參用古人之法。隊
數分合。以旗為指。以角為號。凡三隊之兵
合而為一。則旗相倚而不交。五隊之兵。合
而為一。則兩旗相交。十隊之兵。合而為一。
則五旗皆交。有合則有分。故吹角一發。開
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十。隊開二交之
旗。則一復散而為五。隊開相倚不交之旗。
則一復散而為三。隊兵當分散。則以合為
奇。以散為正。兵當合。聚則以散為奇。以合
為正。三令五申之。使三散而三合。復歸于
正。則四頭八尾之法。乃可教焉。此隊法之
所為宜也。太宗稱曰善。太宗問曰。曹公有

太宗曰。方色五旗為正。乎播麾。折衝為
奇。乎分合為變。其隊數。曷為得宜。靖曰。
臣參用古法。凡三隊合。則旗相倚而不
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
吹角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十。開
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五。開相倚不
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三。兵散。則以合

戰騎陷騎游騎。今曰馬軍。於三者何等比
乎。靖對曰。臣按曹公新書云。戰騎常居於
前。陷騎常居於中。游騎常居於後。如此則
是同一馬騎。各立名號。分為三類耳。大抵
騎隊每八馬當車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騎
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車徒不易轉
運。故當教之以正。騎隊易於前衝。故當教
之以奇。據曹公用騎之法。前後及中。分而
為三。取乘轉之意。如擲梭然。不言左右
而兩軍舉一端而言也。後人不曉三乘之
義。則戰騎必前於陷騎。游騎。拘泥如此。單
騎獨出。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若回軍轉
陣。則游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
皆曹公之術也。太宗笑曰。當時多少。人皆
為曹公所惑。

為奇。合則以散為奇。三令五申。三散五
合。復歸於正。四頭八尾。乃可教焉。此隊
法所宜也。太宗稱善。太宗曰。曹公有戰
騎陷騎游騎。今馬軍何等比乎。靖曰。臣
按新書云。戰騎居前。陷騎居中。游騎居
後。如此。則是各立名號。分為三類耳。大
抵騎隊八馬當車徒二十四人。二十四

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車徒當
教以正騎隊當教以奇據曹公前後及
中分為三覆不言兩廂舉一端言也後
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騎○必○前○於○陷○騎
游騎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回車轉陳
則游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
皆曹公之術也太宗笑曰多少人為曹

公所惑

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
乎靖曰臣按春秋魚麗陣先偏後伍此
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
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為行
此則騎多為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
臣均其術一馬當三人車步稱之混為

太宗問車步騎三者一法也用在得其
人乎靖對曰不必燕三者皆一法軍用亦
可臣按春秋鄭莊公作魚麗陣以拒王師
其先偏後伍者前用車而後用步無騎矣
也謂之左右拒者言其但用之拒禦而已
非欲出奇取勝也晉荀吳伐狄魏舒勸之
舍車為行此則騎多為便唯務出奇取勝
非用以拒禦而已臣均用其術以一馬當
三人車與徒又稱之三者混為一法用之
變化在乎其人敵安能知吾車果何自而
出騎果何自來徒果何自而後哉三者妙
用或潛如九地之深或動如九天之高其
智謀如神之妙不可測度唯陛下有焉臣

何足以知之。太宗曰。陣勢雖隨地可結。太公書有云。必要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方是陣基。所立之表。又必上合十二辰。次其術為如何。十二辰。次即子玄。枵。丑。星。紀。寅。析木。卯。大。辰。壽。星。巳。鷄。尾。午。鷄。火。未。鷄。首。申。寔。沈。酉。大。梁。戌。降。婁。亥。儼。營。是也。靖對曰。軍中必界畫空地。為一千二百步。此開方之法。開方之法。九數之一也。每兵一部。占地二十步。之方。廣。橫。則。以。五。步。立。一。人。縱。則。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東。西。南。北。中。央。為。五。方。四。隅。空。地。各。有。四。處。此。即。所。謂。大。陣。容。小。陣。其。法。如。此。也。武。王。伐。紂。使。虎。賁。之。士。各。掌。三。千。人。火。每。一。陣。用。六。千。人。五。陣。共。用。三。萬。之。眾。此。太。公。畫。地。陳。兵。教。士。之。法。也。太。宗。曰。卿。六。花。陣。畫。地。用。幾。何。靖。答。曰。大。閱。地。每。方。用。一。千。二。

一法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或潛九地。或動九天。其知如神。惟陛下有焉。臣何足以知之。太宗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術何如。靖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

百步。其義六陣。每陣各占四百步。分為東西兩廂。東廂三陣。西廂三陣。三陣。三。四。一。千。二。百。步。中。有。空。地。一。千。二。百。步。為。教。戰。之。所。臣。嘗。教。士。三。萬。每。一。陣。用。五。千。人。以。其。一。陣。為。下。營。之。法。五。陣。為。方。圓。曲。直。鏡。之。形。每。一。陣。皆。以。方。圓。曲。直。鏡。之。形。五。變。之。五。二。十。五。變。而。止。太。宗。曰。金。木。水。火。土。五。行。陣。其。說。如。何。靖。對。曰。本。因。五。方。青。赤。黃。白。黑。之。色。立。此。名。耳。方。圓。曲。直。鏡。寔。因。地。形。使。之。如。此。凡。軍。不。平。素。教。習。以。五。者。安。可。用。之。而。臨。敵。乎。兵。者。說。詐。之。道。也。故。強。名。之。五。行。焉。文。飾。之。以。術。教。取。相。生。相。剋。之。義。使。人。驚。而。神。之。耳。相。生。者。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也。相。剋。者。金。剋。木。木。剋。土。土。剋。水。水。剋。火。火。剋。金。也。其。寔。兵。形。象。水。土。因。地。而。

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陣間容陣者也。武王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每陣六千人。共三萬之眾。此太公畫地之法也。太宗曰。卿六花陣。畫地幾何。靖曰。大閱地方一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為東西兩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為教戰之所。臣嘗。

制流以為方圓斜直之形。兵亦因地而為方圓曲直銳之形。此五行陣之旨義也。三者一法。三者車步騎也。其用在人。見得車步騎原無之法。其運用之法。全在人。有以妙其用耳。其用在人四字當重看。

此五行陣之旨義也。三者一法。三者車步騎也。其用在人。見得車步騎原無之法。其運用之法。全在人。有以妙其用耳。其用在人四字當重看。

教士三萬每陣五千人以其一為營法
五為方圓曲直銳之形每陣五變凡二
十五變而止太宗曰五行陣如何靖曰
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
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以
臨敵乎兵詭道也故強名五行焉文之
以術數相生相剋之義其實兵形象水

因地制流此其旨也

太宗曰李勣常言牝牡方圓寓伏兵之法
中。古有此法否靖對曰牝牡之法出於世
俗所傳其是只是陰陽二義而已臣按范
蠡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是兵以先為陽
後為陰也。盡敵陽節者是待敵陽氣之衰
也。盈吾陰節而奪之者是盛吾後軍之陰
氣而乘彼陽氣之衰而奪之也。此兵家陰
陽之微妙者也。范蠡又云布設右隊之兵
為牝增益左隊之兵為牡以牝喻陰以牡
喻陽也。或早或晚要順天道此則左右早
晏臨時各有不同在乎奇正之相變者也。
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
者天人相變之陰陽或早而用牝或晏而
用牡或牡而示之牝或牝而示之牡若執

太宗曰李勣言牝牡方圓伏兵法古有
是否靖曰牝牡之法出於俗傳其實陰
陽二義而已臣按范蠡云後則用陰先
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此
兵家陰陽之妙也范蠡又云設右為牝
益左為牡早晏以順天道此則左右早

左右早晏而不交通則天人之陰陽俱廢
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正兵不言奇乃形
之者以奇示敵非吾之正兵也奇兵不言
正乃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之奇兵也此
所謂奇正互相變通之道兵伏者不止山
谷草木之中伏藏所以為伏也其正如山
言不動也其奇如雷動之疾也敵人雖在
對面莫能測度吾奇正之所在至此夫何
形之有哉言無形之可測也
其寔陰陽句說個牝牡反多了一層究竟
直是陰陽二義兵家千舉萬動提只是陰
陽足以盡之

晏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者也左右
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
○ ○ ○ ○ ○ ○ ○ ○ ○ ○
天人相變之陰陽若執而不變則陰陽
俱廢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故形之者
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
非吾奇也此謂奇正相變兵伏者不止
山谷草木伏藏所以為伏也其正如山

太宗曰龍虎鳥蛇四獸之陣又以商羽徵
角四音象之此何道也靖對曰兵家詭詐
之道也太宗曰可廢乎靖對曰存其名
正所以能廢之也若更廢而不用詭詐愈
甚焉太宗曰何謂也靖對曰假借之以龍
虎鳥蛇四獸之名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
商金羽水徵大角木之配此皆自古兵家
詭道存之則餘詭不復增加矣若廢此詭
道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施布焉貪者
急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皆可以詭道使

其奇如雷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
至此夫何形之有焉
太宗曰四獸之陣又以商羽徵角象之
何道也靖曰詭道也太宗曰可廢乎靖
曰存之所以能廢之也若廢而不用詭
愈甚焉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假之以四
獸之名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金羽

之。太宗良久曰。卿宜秘藏此道。無傳世於外。

太宗曰。嚴厲其刑。深峻其法。使人知畏我。而不畏敵。此言朕甚感之。昔漢光武以孤軍當王莽一百萬之衆。當時非有刑罰賄賂之。何能如此乎。靖對曰。兵家之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而推究也。且如陳勝吳

廣之敗秦師。豈勝廣二人之刑法。能加於秦師乎。蓋百姓怨秦暴虐。爭奮出擊。故廣勝因之而克捷也。光武之起。蓋順人心之怨王莽也。王莽篡國之大賊。又更變漢家之制度。人人切齒。此光武所以因而取勝。又况王尋王邑不曉兵法。徒誇兵士之衆。所以自取其敗。陳勝吳廣楚人秦二世元年。起兵于蕪。王尋王邑皆王莽將也。臣按孫子曰。士卒未親附而驟罰之。則不心服。士卒已親附而罰不能行。則不可使用。此言凡為將者。先有恩愛結於士卒。然後可以嚴刑而罰之。若恩愛未加。而獨用峻法。少能濟焉。太宗曰。尚書胤征。篇有言。威勝厥愛。信事之有濟也。愛勝其威。信功之無成也。此言何謂也。靖曰。恩愛施設於先。威刑施設於後。不可相反也。若刑先加于前。

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詭道存之。則餘詭不復增矣。廢之。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施哉。太宗良久曰。卿宜秘之。無泄於外。

太宗曰。嚴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朕甚感之。昔光武以孤軍當王莽百萬之衆。非有刑法臨之。此何由乎。靖曰。兵

家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如陳勝吳廣敗秦師。豈勝廣刑法能加於秦乎。光武之起。蓋順人心之怨莽也。况又王尋王邑不曉兵法。徒誇兵衆。所以自敗。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刑也。

而以恩愛救之于後無益於事矣尚書之言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于始也故孫子之言萬代不可刊削太宗曰卿平蕭統之時諸將皆欲藉偽臣家貨以賞齊士卒卿獨不肯從以謂昔蒯通不見戮於漢高既而江漢之間率皆歸順朕由是思惟古人有言曰文能親附士衆武能威服敵人其卿之謂乎蕭統梁之後為羅川令隋恭義寧元年起兵巴陵自稱梁王唐武德四年討平之靖對曰漢光武平赤眉賊樊崇等入其營中按轡而行無有疑懼賊皆喜曰蕭王推赤心于人腹中此蓋先料度人情本不為惡豈不豫為之慮哉臣頃者論討突厥總率番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如魏絳之戮一楊干如穰苴之斬一莊賈也亦不過推赤誠存至公而已矣陛下過

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始也故孫子之法萬世不刊太宗曰卿平蕭統諸將皆欲藉偽臣家

聽權臣以不次之位若謂文武全才則何敢當之楊干晉悼公弟死行于曲梁魏絳戮之莊賈監軍期而後至穰苴斬之

以賞士卒獨卿不從以為蒯通不戮於漢既而江漢歸順朕由是思古人有言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其卿之謂乎靖曰漢光武平赤眉入賊營中按行賊曰蕭王推赤心於人腹中此蓋先料人情本非為惡豈不豫慮哉臣頃討突厥總率番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戮一楊干斬

太宗曰昔朕遣鴻臚卿唐儉出使突厥將以行間也卿因擊而敗之人言卿以唐儉為死間朕至今心疑焉此事如何請再拜而言曰臣與唐儉比肩事主料儉所說必不能柔服突厥之心故臣因其憚而縱兵擊之所以去突厥之大患不顧唐儉之小義也人謂臣以唐儉為死間非臣之本心按貞觀四年李靖李世勣破突厥頡利

一莊賈亦推赤誠存至公而已矣陛下過聽擢臣以不次之位其於文武則何敢當

太宗曰昔唐儉使突厥卿因而擊敗之人言卿以儉為死間朕至今疑焉如何靖再拜曰臣與儉比肩事主料儉說必不能柔服故臣因縱兵擊之所以去大

竄于鉄山衆尚十餘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求朝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之頡利外為卑辭內寔猶豫謀走磧北靖引兵與世勣會白道謀曰頡利雖敗其兵猶盛若走度磧北則難圖矣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萬騎嚴之不戰可擒矣張公謹曰詔書許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總之頡利見儉來大喜靖前鋒去牙帳七里頡利始知之乘千里馬先走其衆遂潰唐儉脫身得婦靖殺義成公主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露布以聞為國家之大事不顧朋友故云不顧小義臣按孫子用間之說最為下策臣嘗著論其篇末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亦能傾覆其舟

患不顧小義也人謂以儉為死間非臣之心按孫子用間最為下策臣嘗著論其末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以成功或憑間以傾敗若束髮事君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雖有善聞安可用乎唐儉小義陛下何疑太宗曰誠哉非仁義不能使間此豈織人所為乎

然或有用間以成功。或有憑間以傾敗者。若自束髮以事君。當朝而正色。忠以盡臣之節。信以竭心之誠。雖有善為間者。安可用其術乎。唐儉之效死小義。安能間人。陛下又何疑焉。太宗曰。誠哉。非仁義不能使間。此豈纖小之人所能為乎。周公以大義滅親。何況一出使之人乎。朕灼然無疑矣。管叔以武庚叛。周公討而誅之。是大義滅親也。太宗曰。兵貴為主而不貴為客。貴速而不貴久。是何也。靖對曰。兵者。古人不待已而用之。安在為客。且久執孫子云。糧遠輸。則百姓皆貧。此越境興師。為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可再籍于民。糧不可三載于國。此兵不可久之驗也。臣常較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而為主。變主而為客之術。太宗曰。主客相變之術。何謂也。靖對曰。因糧於

○ ○ ○ ○ ○
周公大義滅親。況一使人乎。灼無疑矣。太宗曰。兵貴為主。不貴為客。貴速不貴久。何也。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為客。且久哉。孫子曰。遠輸則百姓貧。此為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此不可久之驗也。臣較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為主。變主為客之術。太宗曰。何謂

敵人之境。此變客為主也。敵飽吾能使之飢。敵佚吾能使之勞。此變主而為客也。故兵不拘為主為客。在速在遲。唯發必中其節。所以為得宜也。太宗曰。古有此主客勞佚相變之道否。靖答曰。昔越句踐伐吳。則越客吳主。以左右二軍。夜鳴鼓而進。吳王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水。不鼓而進。越與吳師。此變客為主之明驗也。後趙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亦勞苦也。石勒遣其將孔萇為前鋒。逆擊澹軍。孔萇退走。而澹率來追。石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安然取勝。此變勞為佚之明驗也。古人如此者甚多。周公大義句。太宗引以誌靖之不惜唐儉意耳。

也。靖曰。因糧於敵。是變客為主也。飽能饑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為客也。故兵不拘主客。遲速唯發必中節。所以為宜。太宗曰。古人有諸。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不鼓襲敗吳師。此變客為主之驗也。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孔萇

太宗曰。鐵蒺藜行馬。謂太公所制是乎。靖對曰。有之。然用以拒敵而已。兵貴致人之來。非但欲拒禦之也。太公六韜書中言此二物。乃守禦之器具耳。非攻戰之所施也。

為前鋒逆擊澹軍孔萇退而澹來追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為佚之驗也。古人如此者多。

太宗曰鐵蒺藜行馬太公所制是乎靖曰有之然拒敵而已兵貴致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韜言守禦之具耳非攻戰所施也。

問對下

太宗曰太公云步兵不能當車騎之乘踐以步兵與車騎戰必依丘墓險阻以為固又孫子云天隙深宵之地丘墓故城之所兵不可處此說如何靖對曰用衆在乎心志專一在禁禁止妖祥之事除去嫌疑之心倘主將心有所疑或避忌則群情皆動搖群情動搖則敵人必乘衆而至故安營據地要便乎人事而也近水草依林木利馳逐宜戰守此人事之便也若絕澗天井天隙之地及如牢如羅之處皆皆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宜引而避之防備敵來乘我不然丘墓故城非絕險之處我若得之可以為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兵家之至要也。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阻又孫子曰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如何靖曰用衆在乎心志專一在禁禁止妖祥去疑倘主將有所疑忌則羣情搖羣情搖則敵乘衆而至矣安營據地便乎人事而已若澗井陷隙

用衆在乎句心一切下文禁祥去疑言能
禁去妖祥之事則心自專一矣將心既專
則疑情不搖用之攻戰無不奮發矣

太宗曰朕思凶器無有甚于兵者行兵誠
有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為嫌疑今後諸將
有以陰陽拘忌失於事宜者卿當丁寧誠
諭之靖再拜謝曰臣按尉繚子云黃帝以
德自守以刑伐人此謂之刑德非陰陽家
天官時日之謂也然詭詐之道可使入由
之不可使知之後世庸常之將泥於術數

之地及如牢如羅之處人事不便者也
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丘墓故城
非絕險處我得之為利豈宜反去之乎
太公所說兵之至要也

太宗曰朕思凶器無甚於兵者行兵苟
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為疑今後諸將有
以陰陽拘忌失於事宜者卿當丁寧誠

此所以多敗不可不告誠也陛下聖訓臣
宜宣告諸將知之

行兵便於人事句人事指人和言出師行
兵固以制勝為本尤必以人事為主人事
和而兵不難於行矣與主將便於人事不
同

太宗問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其宜耳前
代行過事迹誰為善此者靖答曰秦符堅
總統百萬之衆而破敗於淝水之上此乃
兵能合而不能分之所致也先武命吳藻

之靖再拜謝曰臣按尉繚子云黃帝以
德守之以刑罰之是謂刑德非天官時
日之謂也歟詭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後世庸常泥於術數是以多敗不可
不戒也陛下聖訓臣宜宣告諸將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宜前代事
迹孰為善此者靖曰符堅總統百萬之衆

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兵而屯相去僅
二十里述來攻吳漢劉尚出兵合擊述大
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云欲
分而不能分為縻繫之軍欲聚而不能聚
為孤獨之旅即此謂也太宗曰然符堅初
得王猛實知兵法遂取中原及王猛卒符
堅果敗于淝水此縻軍而不能分之謂也
吳漢為光武所委任兵不遙制故漢果平
蜀此不陷孤旅而能合之謂乎漢光之得
符堅之失其事迹足可為萬代之鑒

而敗於淝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之所
致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
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
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曰分
不分為縻軍聚不聚為孤旅太宗曰然
符堅初得王猛實知兵遂取中原及猛
卒堅果敗此縻軍之謂乎吳漢為光武

太宗曰朕觀兵書千章萬句不出乎多設
方畧以誤之一句而已靖良久對曰誠如
陛下聖語大凡用兵若教人不差誤則我
師安能勝哉譬如奕棋之法兩敵相角智
術均焉一著或有差失畢竟莫能救矣是
則古今勝敗大率只由一時差誤而已况
於多失者乎太宗曰攻與守二事其寔為
一法歟孫子言善能攻者敵不知其所守
善能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孫子所言攻守
止此兩句不言及敵來攻我亦就而攻
之我若自守敵亦因而守之攻守之法而

所任兵不遙制故漢果平蜀此不陷孤
旅之謂乎得失事迹足為萬代鑒
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
誤之一句而已靖良久曰誠如聖論大
凡用兵若敵人不誤則我師安能克哉
譬如奕棋兩敵均焉一著或失竟莫能
救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况多失

家勢均力敵其術奈何靖對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甚多皆言守則不足非力弱也敵未有可勝之機也攻則有餘非力強也敵有可勝之隙也後人便謂不足為力之弱有餘為力之強蓋不曉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孫子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此非單重守謂敵人未有可勝之機則我且守待敵有可勝之隙則攻之爾非以力之強弱為辭也後人不曉其義則敵當攻而反守之我當守而反出攻之二後既殊故不能一其法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惑其強弱之形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勢力之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勢力之有餘也示敵以勢力之不足則敵必來攻我此是敵人不知其所攻者不以墮我計也示敵以勢力之有餘則敵必

者乎

○ ○ ○ ○ ○ ○ ○ ○ ○ ○ ○ ○ ○ ○ ○ ○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實一法歟孫子言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敵來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兩齊其術奈何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便謂不足為弱有

自守而不敢出此是敵人不知其所守者所以被我驚也可攻與可守只一法耳但敵與我分二形而遂為二事若我事既得則彼事必敗我事若得則我事必敗一得一失一成一敗彼我之事分而為二焉其寔攻守者法一而已矣能得一者百戰而百勝故曰知彼之虛寔知我之強弱雖與人百戰而不危殆其能知一之謂乎李靖再拜曰深遠乎聖人之法也攻是守得發動之機守是攻得運籌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若知攻而不知守知守而不知攻不唯二其攻守之事又二其攻守之官雖口誦孫吳之事而心不思其妙用攻守兩齊之說其誰能知其然歟太宗曰司馬法言國家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此亦攻與守一道乎靖對曰有國有家者

餘為強蓋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孫子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耳非以強弱為辭也後人不曉其義則當攻而守當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惑其強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

曷嘗不講究攻守之道，但講之不明耳。夫攻者不止攻敵人之城，擊敵人之陣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全壁壘，堅固軍陣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所待焉。太宗嘗曰：卿言誠哉。朕嘗臨陣，不先求勝敵也。但先料敵人之心，與己之心誰審。然後彼之虛實可得而知焉。亦不能必我勝也。必先察敵人之氣，與自己之氣誰治。然後我之強弱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為兵家之大要。今之將臣，安足語此。然雖未能知彼虛實，苟能知己強弱，安有失利者哉。靖對曰：孫武所謂先為己有不可勝之備者，能知己者也。以待敵人有可勝之隙者，能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己之實，可勝在敵之虛。臣斯頃之間，不敢失此誠。

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之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敵與我分為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勝。故曰：知

千章不出句，以術誤敵為兵家制勝之要道。人多不悟。往往紛涉而不得其肯綮。故古人秘藏之。雖千章萬句，要不外乎多方以誤之一言而已。要把握多方，以誤一句說出許多妙用。來方見得千章不出一句之妙。○用兵譬知句，奕之為道，專心致志，兵亦猶然。諺云：一着不是，滿盤皆空。甚言棋之不可誤也。而况為死生存亡之大乎。與教士布棋于盤，不同。○攻守二事句，守以藏攻之用，而攻以收守之功。事雖為二，其實一法而已。○攻守兩齊句，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原無兩說。○攻心守氣句，攻心如荀息之壁馬，輸虞犁鉏之女樂，饋魯是也。守氣如李牧之收保，享士王翦之休士養兵是也。○知彼知己句，知彼者知彼之心而後可攻之也。知己者知己之氣而

彼知己百戰不殆。其知一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聖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又二其官。雖口誦孫吳而心不思妙，攻守兩齊之說，其孰能知其然哉。太宗曰：司馬法言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後能守之也

此亦攻守一道乎靖曰有國有家者曷嘗不講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陣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陣而已必也守吾氣以有待焉大而言之為君之道小而言之為將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己者也太宗曰誠

哉朕嘗臨陣先料敵之心與已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已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已○兵○家○大○要○今○之○將○臣○雖○未○知○彼○苟能知己則安有失利者哉靖曰孫武所謂先為不可勝者知己者也以待敵之可勝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已

靖對曰為陛下計莫若黜退世勳令太子復用之則必感太子之恩圖補報于國爾于理亦何損乎太宗曰卿言甚善朕用此計無所疑矣按唐紀貞觀二十三年太宗謂太子曰李世勳才智有餘汝與之無恩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使汝死汝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左遷世勳為壘州都督世勳受詔不至家而去太宗曰李世勳若與長孫無忌共掌國之大政他日二人如何無忌長孫皇后之兄也靖對曰世勳忠義臣可保而任之長孫無忌既有佐命大功陛下又以肺腑之親委之為輔相之職可為尊寵矣然外貌雖若下士內寔嫉惡賢者故尉遲敬德面折其短恐其中傷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志舊因以稱兵干犯逆節自被顯戮皆無忌

將何御之靖曰為陛下計莫若黜勳令太子復用之則必感恩圖報於理何損乎太宗曰善朕無疑矣太宗曰李世勳若與長孫無忌共掌國政如何靖曰勳忠義臣可保任也無忌佐命大功陛下以肺腑之親委之輔相然外貌下士內實嫉賢故尉遲敬德面折其短遂引退

致之如此也今因陛下詢問臣不敢辭避其說太宗曰卿勿泄漏也朕徐思其處置之道侯君集貞觀十四年領兵滅高昌十七年勸太子承乾反被誅

馬候君集恨其志舊因以犯逆皆無忌致其然也陛下詢及臣臣不敢避其說

太宗曰漢高祖善能將其後韓彭彭越見誅夷其三族蕭何可以請上林地令民人入田下廷尉獄何故至于如此靖對曰臣觀劉高祖項玉皆非是能將之君當秦氏之亡也張良為韓報仇陳平事項羽使平擊殷王降之及漢下庭羽怒將誅定殷將志平懼間行歸漢因魏無知求見即日拜都尉使駱乘曲護軍韓信數以榮干

太宗曰漢高祖能將將其後韓彭見誅蕭何下獄何故如此靖對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當秦之亡也張良本為韓報讐陳平韓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漢

羽不用亡歸漢因蕭何之言立為大將。是二人者皆怨楚不用。故假借漢之威勢。自為奮發。爾至于蕭何曹參樊灌英。悉由逃亡性命。漢祖因而用之。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後復立人。各懷思其舊國。歸事其主。則漢王雖有能將。之木。稟傑之士。豈為漢用之哉。鄙食其說。立立六國。漢漢王從之。趣刻印。張良謁王。方食。具以告良。請借箸為王籌之。極言其不可。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我敗乃公事。令趣銷印。漢王如榮陽。命蕭何守關中。何計關中戶口。轉漕以給軍。未嘗乏絕。請謂漢高得天下。皆張良借箸之謀。蕭何轉漕之功也。以此言之。韓信彭越。皆見誅夷。范增不見聽用。其事則同也。臣故謂劉高祖項玉皆非是能將。之君。漢因陳平計。問亞父羽。

之勢自為奮耳。至於蕭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後復立。人人各懷其舊。則雖有能將將之才。豈為漢用哉。臣謂漢得天下。由張良借箸之謀。蕭何漕輓之功也。以此言之。韓彭見誅。范增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謂劉項皆非將將之君。太宗曰。光武中興。

果大疑之。亞父怒。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潰背死。太宗曰。漢光武中興。能保全功臣。雖鄧寇取賈之賢。皆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將者乎。靖對曰。光武雖憑藉前人結構之業。易於成功。然王莽之勢。不下于項籍。鄧禹寇向之木。未過蕭何曹參。光武獨能推赤誠。以置人腹。用柔道。以致治。故保全功名。賢于漢高祖遠矣。以此評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為得之。

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將將乎。靖曰。光武雖藉前構。易於成功。然莽勢不下於項籍。寇鄧未越於蕭曹。獨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得之。太宗曰。古者出師。命將齋三日。授之以鉞。曰。從此至天。將軍制之。又授之以斧。

太宗曰古者帝王出師命將齋戒三日。授之以鉞命之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授之車轂命之曰進退唯時。既行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君之命也。朕謂此命將之禮久已廢。今欲與卿參定遣將之儀。卿為何如。靖對曰。臣竊謂聖人制禮。致齋于宗廟者。所以假借威靈於神也。授斧鉞。又推車轂者。所以委寄以生殺之權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卿議論可否。告于宗廟而後遣。此則邀以神之威靈亦至也。每有任用將帥。必使之便宜從事。將軍前此則假借以威權重矣。何異於致齋推轂耶。此皆盡合古帝王之禮。其義相同。更不須參定。上曰。卿言甚善。乃命近侍之臣書此告廟。便宜二事。為後世人君之法。

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又推其轂曰進退唯時。既行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君命。朕謂此禮久廢。今欲與卿參定遣將之儀。如何。靖曰。臣竊謂聖人制作致齋於廟者。所以假威於神也。授斧鉞以推其轂者。所以委寄以權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卿議論告廟而後遣。此

太宗曰。陰陽與術數。廢之不用可乎。靖對曰。不可。廢也。兵者詭詐之道。假託以陰陽術數。則可使貪使愚。此所以不可廢也。太宗曰。卿嘗言天官時日。明哲之將。不可以為法。昏暗之將。則拘泥之。廢之亦宜。靖對曰。昔紂以甲子日。用師而武王以甲子日。用兵而興。以天官時日言之。甲子則一

則邀以神至矣。每有任將必使之便宜從事。此則假以權重矣。何異於致齋推轂耶。盡合古禮。其義同焉。不須參定。上曰善。乃命近臣書此二事為後世法。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詭道也。託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不可廢也。太宗曰。卿嘗言天官

也殷室亂周室治與亡斯異焉又宋武帝
劉裕以往亡日起兵伐南燕軍吏以為不
可帝曰我往而彼亡果克慕容超由此二
事言之可廢明矣然而田單守即墨被燕
人所圍單故命一人假為神師拜而祠之
神師言燕人可破單于是以火牛出擊燕
兵遂大破之此是兵家詭詐之道天官時
日亦似此耳太宗曰齊田單假神怪而破
燕兵太公焚燒著龜而滅殷紂二事相反
又何也靖對曰其機則一也或逆而取之
或順而行之是也若太公佐武王至牧野
遇大雷驟雨旗與鼓皆毀壞損折散宜生
欲卜得吉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欲假
借占卜以問神焉太公以為著腐草也龜
枯骨也皆無足問且以臣而伐君尚卜而
不吉又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費机于其

前太公成机於其後遂與順雖殊異其理
之極致則相同臣前所謂術與數俱不可
廢者蓋存其机於未萌耳及其成功在盡
人事而已矣
天官時日句陰陽時日以正理言則可廢
以詭道言則又不可廢蓋田單託神怪而
破燕此詭道也若天官時日亦以詭道使
人猶此即猶託神怪而破燕之意○二事
其机句兩人作用雖不同或逆而取之或
順而行之其所以鼓舞動人以制勝者未
始不同事雖反而机則一

時日明將不法暗將拘之廢亦宜然靖
曰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
官時日甲子一也殷亂周治與亡異焉
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軍吏以為不
可帝曰我往彼亡果死之由此言之可
廢明矣然而田單為燕所圍單命一人
為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單於是

火牛出擊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詭道夫
官時日亦猶此也太宗曰田單託神怪
而破燕太公焚著龜而滅紂二事相反
何也靖曰其機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
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
雷雨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
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焉太

公以為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機於前太公成機於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同臣前所謂術數不可廢者蓋存其機於未萌也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矣

太宗曰當今將帥惟李勣江夏王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屬外不必論更有誰堪大任者靖對曰陛下嘗言世勣與道宗凡與敵戰不求大勝亦不致于大敗萬徹若

太宗曰當今將帥惟李勣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屬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

不大勝即大敗臣愚因思聖上之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乃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僥倖而成功者也故孫子云善戰者先立于不敗之地而不致有失以致敵人之敗也節制之法在我云爾

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即須大敗臣愚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

太宗曰兩陣既已相臨我欲言不與戰安可得而不戰乎靖對曰昔春秋時晉趙盾

太宗曰兩陣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

帥師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亦曰。逐人奔走之兵。不欲其遠。從人退還之兵。不必及節。臣謂綏者。御馬轡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彼敵亦正行伍。豈敢輕易出戰哉。故古人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逐。如此兩者。非相玩也。各隄防其有失敗者也。孫武云。勿擊堂堂之陣。無邀正正之旗。若彼此兩陣。發又均。勢又等。苟一失于輕肆。為彼所乘。則或至于大敗。理勢使之如此也。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之所守。必戰者。在敵之虛。太宗曰。不戰在我。此言何謂也。靖對曰。孫子云。我不欲與敵戰。雖是畫地而守。敵人不得與我戰者。垂錯其所往之初心也。若敵有人而與我等。則兩軍交退之間。未可以圖謀也。故曰。不戰在我。之自守也。若夫必戰在敵者。孫武云。善能

靖曰。昔晉師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縱綏不及。臣謂綏者。御轡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敵兵亦正行伍。豈敢輕戰哉。故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逐。各防其失敗者也。孫武云。勿擊堂堂之陣。無邀正正之旗。若兩陣體均。勢等。苟一輕肆。為其所乘。則或大敗。理使然也。是

重敵國者。示以形之勢。敵必來從。予之利。敵必來取。以利害動敵人。而使之來。以本待其至。而破之。本謂修我之器。正繕我之甲。兵嚴我之隊。伍用我之號令。敵若無人焉。不知我之虛實。見我引誘。必來求戰。吾得以乘其勢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勢之虛。

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太宗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垂其所之也。敵有人焉。交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在我。夫必戰在敵者。孫武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

太宗曰深乎哉古人節制之兵得其法則國必昌失其法則國必亡今卿為纂述歷代以來善于節制之兵者其圖來上朕當選擇其精微者垂之後世靖對曰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陣圖并司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此皆已精悉不為畧矣歷代名將用其一二以成功者亦衆矣斯豈不可為後世憑藉之書哉但今史官皆文墨之士鮮克知兵法止虛誇其陣勢不能記其當年之寔跡焉今蒙天子詔臣不敢不奉詔自當纂述以聞

待之敵無人焉則必來戰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

太宗曰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卿為纂述歷代善於節制者其圖來上朕當擇其精微垂於後世靖曰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陣圖并司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歷代名將

深乎節制句節制即古黃帝八陣太公三才陣司馬伍而孔明之天衡地軸詳深者謂其布置之間寔有條乎陰陽之妙存焉

太宗曰兵法誰為最深妙者靖對曰臣嘗分而為三等使學者當以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夫道之說至精細至微妙易繫辭所謂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是也夫天之說陰與陽地之說陰與易善能用兵者能以陰奪陽能以陰奪易即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若夫將法之說則在乎任用賢知之人便利戰守之

用其一二成功者亦衆矣但史官鮮有知兵不能紀其實迹焉臣敢不奉詔當纂述以聞

太宗曰兵法孰為最深靖曰臣嘗分為三等使學者當以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夫道之說至精至微易所謂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是也

器三畧云得賢士而任之則國必昌管子
云所謂戰攻之器必欲堅利者是也太宗
曰然吾謂不與人戰而能屈服人之兵者
上也與人百戰而百勝者中也深溝高壘
以自固守者下也以此較量孫武所著之
書三等之法皆全備焉靖對曰觀其所著
之文述其所行之事亦可得而差別矣若
張良范蠡孫武此三人者脫然高蹈引去
而不知其所向往非其平日之知道安能
如此乎若燕之樂毅齊之管仲蜀之諸葛
亮以之而戰必勝以之而守必固此非審
察天時地利者安能如此者乎其次如王
猛之保符秦謝安之守司馬晉非任用將
帥選擇材能繕完甲兵以自固安能如此
者乎故習兵家之學者必先自下以及中
由中以及上則漸入深妙矣不然則是作

夫天之說陰陽地之說險易善用兵者
能以陰奪陽以險攻易孟子所謂天時
地利者是也夫將法之說在乎任人利
器三畧所謂得士者昌管子所謂器必
堅利者是也太宗曰然吾謂不戰而屈
人之兵者上也百戰百勝者中也深溝
高壘以自守者下也以是校量孫武著

之者重空言學之者徒記誦無足取也太
宗曰道家者流忌三世為將者不可妄傳
于心亦不可不傳于人卿其慎之請再拜
而出盡傳其書與李世勣
學者當漸向言兵法是最微渺若入門不
有節次則胸中漫散而無歸着了當必由
下以及中由中以及上則逐漸而至孫
武著書句言道天地將法載于孫武之書
等級備載絕無遺畧學者願可不漸進以
求其至耶

書三等皆具焉靖曰觀其文迹其事亦
可差別矣若張良范蠡孫武脫然高引
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爾乎若樂毅
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此非察天
時地利安能爾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謝
安之守晉非任將擇才繕完自固安能
爾乎故習兵之家必先由下以及中由

武倉真解

申以及上則漸而深矣不然則垂空言徒記誦無足取也太宗曰道家忌三世為將者不可妄傳也亦不可不傳也卿其慎之靖再拜出盡傳其書與李勣。

云昔

標題武倉真解全文卷四終

